联系我们 —— 故事中国网 www.storychina.cn

2016
7月上

故事会®

STORIES

封面画作者
谢友苏

13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精彩一触即发

身边的法治故事 我们的法治中国
“法宝杯”中国法治好故事创作讲演大赛

为贯彻中央“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”的精神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要“创新宣传形式,注重宣传实效”的重要指示，以及今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关于“充分运用典型人物、典型案例事例，善于讲感人的法治故事”的要求，把蕴含在故事中的法治精神传递给广大受众，以案释法，引导全体人民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、自觉遵守者、坚定捍卫者，拟举办 2016 年度“法宝杯”中国法治好故事创作讲演大赛。

一、活动组织

主办单位:上海市司法局、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承办单位：上海市嘉定区司法局、上海市嘉定区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

协办单位：上海市曲艺家协会、上海市故事家协会、上海市嘉定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、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人民政府、《故事会》杂志社、上海市嘉定区法治宣传协会

二、作品要求

1. 以法治故事为载体开展法治宣传教育，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增强全民法治观念。2. 以真实的案例事例为基础，经过艺术加工，突出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的培育，突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培养。3. 故事作品字数控制在 3000 字左右，讲演时间控制在 12 分钟以内。

作品一律不退，请自留底稿。

三、奖项设置

故事创作奖:金奖 3 名（各 5000 元），银奖 6 名（各 3000 元），铜奖 9 名（各 1000 元），入围奖 15 名（各 500 元）。

四、大赛时间

作品征集：即日起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止。

颁奖仪式：2016 年 12 月底在上海举行讲演总决赛暨颁奖仪式。

五、征文参赛方式

投稿邮箱：fazhigushi2016@126.com

凡已和我刊编辑有联系的作者，稿件可直接投给原编辑。

街角的花店



临睡前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，她说她离婚了，且有一阵子了，现在自己开了家花店，一个人过日子。我知道她是来倾诉、寻安慰的，便耐心听她讲。

她开始说起花店的事。

花店的第一单生意，是隔壁奶茶铺的一个姑娘来买花。年轻的姑娘喜欢上了一个帅小伙，小伙在对面大楼里上班，每天中午都来奶茶铺买饮品，都是姑娘接待的。姑娘难耐春心萌动，便撒娇让我朋友给出了一个邻居的折扣，然后一连几天都来花店订一小束玫瑰，还特别要求用她最喜欢的粉蓝色棉纸包装好，送去小伙的公司，署名“你天天见到的人”。小伙也一如往常地光顾奶茶铺，每次对姑娘点头说“谢谢”的时候，似乎笑得更甜了。只是几天后，我朋友发现了件尴尬的事，因为每到下班的时候，从对面大楼里总会走出一个美女，满面春风，手里总捧着一小束玫瑰花，还是粉蓝色棉纸包装的……我朋友有点替卖奶茶的姑娘可惜，决定去劝她收手，免得让人“借花献佛”。没想到，姑娘已然知道了这事，笑笑说：“姐，你误会他啦，他每天请女同事帮忙把花拿去停车场，他接了花放车上，再带回家去，他一个大男人不好意思捧着花走呀……”姑娘吐了吐舌头，说自己这几天可没少干“侦探跟踪”的活儿呢。

“你确定他不会把花送给别的什么人？”我朋友仍谨慎地想着其他可能。

倒是那姑娘，一脸羞涩地笑着说：“姐，今天那小伙子在我这儿点了杯玫瑰拿铁，却笑了笑，没带走呢……”

朋友说故事的时候，自己都笑出了声。她说，她很庆幸自己离婚后开了花店，尽管比想象中要忙碌得多，但她总能得到暖心的故事，让她依然相信生活的美好。

朋友还说，她不是打电话来寻安慰的，她是来 PK 故事的，接下来，该我这个故事编辑讲一个了。

嗨，你们有没有那样暖暖的故事？快点来支援我吧！

（**插图**：丁德武）

610

2016 SEMIMONTHLY 上半月刊

7月





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“故事中国网”（www.storychina.cn）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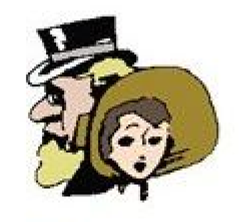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2016年7月
上半月刊·红版
社 长、主 编 夏一鸣
副社长 张 凯
副主编 吕 佳 朱 虹
本期责任编辑 丁娴瑶
电子邮箱：dingxianyao@126.com
发稿编辑
吕 佳 姚自豪 陶云韫 曹晴雯
美术编辑 华 婵
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-6437 5030
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-6431 0547
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-6433 6469
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
主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主办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出版单位 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发行范围 公开
出版发行部
发行业务 021-6431 3938
发行经理 钮颖
媒介合作 021-6433 8113
媒体部
新媒体 021-6467 7160
广告业务 021-3401 0383
广告总监 孙珍霞
广告经营许可证
沪工商广字 3100320080016号
故事会互联网+
《故事会》微博 @故事会
《故事会》微信 story63
故事中国网 www.storychina.cn
《故事会》网店
shop36332989.taobao.com





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
印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
发行：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
国内代号 4—225 定价 4.00元

换礼物

杰克送给太太一架钢琴，太太很喜欢，可没过两天，杰克就偷偷给乐器店老板打电话，说想把钢琴退了。

老板问："是钢琴有什么问题吗？"

杰克说："不，钢琴没问题，只是我太太喜欢边弹边唱，而她的歌声太有问题了！"

老板说："很抱歉，先生，我们店里出售的乐器如果不是质量问题，就不能退货，只能换款。"

杰克想了想，说："那请帮我把钢琴换成萨克斯吧！"

（神舟一号）





（本栏插图：包丰一）

相处有道

大刚告诉朋友，家里新挂上一幅书法作品，写着"我怕太太"，有了它，他和太太就一直相处得很愉快。朋友忍不住问："这四个字，你看着不憋屈吗？"

大刚笑笑说："这四个字，太太跟一般人一样，从左往右念；我呢，从右往左念。这样，大家心里都舒坦嘛！"

（小　娃）

嫂子出轨

小李最近有点郁闷，从种种蛛丝马迹来看，他感觉嫂子有出轨的迹象，他却一直不知道怎么跟自己哥哥讲。

这天，小李终于忍不住了，他偷偷递给哥哥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"大哥，武松有话要说……"

（冬　人）

查假药

质监局派人到多家工厂检查老鼠药的生产情况，让每家工厂用自己生产的鼠药喂一只老鼠，看效果如何。

过了两天，检查人员发现，除了一只老鼠死了之外，其余的都活蹦乱跳。

局长立刻下令："把那只死老鼠吃的鼠药列为合格产品，其余的全部停产查封。"

这时，助理附在局长耳边，说道："那只老鼠是撑死的。"

（月月鸟）

我看起来像谁

家里的门锁坏了，妻子让丈夫修，丈夫却说："我看起来像谁，修理工吗？"不久，热水器和洗衣机也坏了，妻子又让丈夫修，丈夫还是那句："我看起来像谁，修理工吗？"

这天，妻子说："老公，我叫了三个修理工，把那些东西都修好了。"丈夫问："那得多少钱？"

妻子说："他们说不用钱，只要给每人烤一份面包或者亲一下就行。"丈夫问："那你烤了什么面包？"

妻子说："我看起来像谁，面包师吗？"

（腊面书生）

评价

老婆问老公："看我刘海剪得怎么样？"

老公随口一答："也就那样。"

老婆补充道："我自己剪的，没花一分钱。"

老公立马说："咋不早说？剪得真不错！"

（周继红）

胎教

怀孕的妻子在听音乐，丈夫却不满地说："你不要再放音乐了好吗？把耳机戴在大肚子上好玩吗？"妻子说："你懂什么，这是胎教！"

丈夫说："胎教只放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吗？你那叫洗脑！"

（极品咖啡）






冬瓜炒肉

有个人爱占小便宜出了名，结果被老板炒鱿鱼了。

临走时，他习性不改，想去食堂蹭一顿免费午餐再走。他让食堂大妈打了一份冬瓜炒肉，可一看盘子，就不高兴了："这明明是冬瓜炒肉，怎么只有冬瓜不见肉呢？"

大妈瞥了他一眼，说："肉给冬瓜打工，结果冬瓜明明把肉给炒了，肉怎么还好意思赖在这里呢？"

（紫糯米）



倒　桩

小张在进行开车倒桩练习，完成后，另外一个学员忍不住对他喊道："你怎么学的车呀？都撞倒了7个啦！"小张一听，大怒道："你忽悠我呀，虽然我技术差，可一共6根杆，我怎么能撞倒7个？"

那个学员说："你没看见教练也躺在旁边么？"　　（陈金峰）

终于明白了

有个哥们跟朋友诉苦，说老婆一气之下，留下一张字条就回了娘家。那哥们说："那张字条上写着'145×154÷DR'，什么意思呀？"

朋友看了看，解释道："意思是，'一事无成一无是处的人'。"

（莫　难）

镶　牙

有个时髦的太太，不小心磕掉了一颗门牙，她只得去牙诊所镶一颗新的。医生问她："太太，您想镶什么材质的牙？"太太说："我不缺钱，给我镶最好的。"

医生问："烤瓷的？合金的？"太太不屑地说："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这么老土？我听说最近都流行'蓝牙'了，就选那种吧！"

（董　旺）

新领悟

课上，老师提问说：“实验发现，先往一个瓶子里装满小石块，然后还能装下细沙，最后看似满了，却还能装下半瓶水。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什么？”

有个学霸立马答道：“可供发掘的空间在细微处，就靠用心去发现。”他的吃货同桌摇摇头，说：“说明吃自助餐要最后喝饮料！”

（大浪淘沙）

就得说三遍

老刘问儿子：“网上说‘重要的事情说三遍’，是啥意思？”

儿子答：“微博上说一遍，ＱＱ空间里说一遍，朋友圈里说一遍。”

（柴　糊）

重要信息

一个有钱人老爱炫富。一次，他在洗牙时，发现牙医是个美女，可惜他自己全程都张着嘴，没法跟美女医生搭讪，只能干着急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女医生终于让他坐起来漱口了，并说：“你有一颗牙坏得很彻底，要拔吗？”

有钱人想，机会来了，便问：“如果拔的话，影响我开宾利吗？”

（潘光贤）

有理分析

父亲教育屡次考试不及格的儿子说：“换作是我考试不及格，你会说什么？”儿子说：“没关系，失败是成功之母。”

父亲问：“要是又不及格呢？”儿子答：“不要紧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”

父亲问：“如果再不及格呢？”儿子说：“那就是遗传问题，我什么话也不会说。”

（肖晓允）

（本栏欢迎来稿，读者、作者可将有新鲜感、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投寄给我们。来稿一经采用，最高稿费为100元。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：dingxianyao@126.com）





谁家的内衣

朱文建

这段时间，刘兴明的老婆赵梦兰变得喜怒无常，疑神疑鬼，只要刘兴明一进门，就在他身上闻来闻去，寻找蛛丝马迹，想要抓他的把柄。每当这时候，刘兴明总是哈哈笑，叫她别费神了，自己不是那样的人。

赵梦兰也报以一笑："哼，不要让我抓住！"刘兴明心里疑惑：老婆怎么变得这么敏感了？于是刘兴明更谨慎小心了，生怕一不留神惹出事端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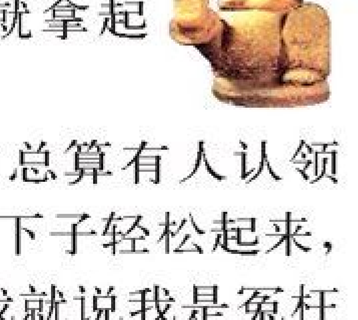
可偏偏怕什么就来什么。

这天，赵梦兰出门去开车，可没一会儿又折返回家，手里拿了件紫色的女人内衣，对着刘兴明扬了扬，像抓住了兔子尾巴一样嚷道："你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"

刘兴明一下子愣住了，一脸茫然地问："你这是在哪儿拿的衣服啊？"

赵梦兰把衣服朝老公面前一扔，怒道："装，你还装！我问你，你车上怎么会有女人的内衣，你说清楚！"什么？这衣服是在我车上发现的？刘兴明脸上的笑顿时僵住了，一个劲地说这不可能。

"好，你还不认账！"赵梦兰



一把拽着刘兴明来到楼下汽车旁边，说，“这内衣就在后排座位上！老实交代，跟哪个女人兜风去了？”刘兴明大呼冤枉，他抬头望了望楼上随风飘拂的各色衣服，忽然一拍脑壳，对赵梦兰说，昨天他回来停车的时候没有及时关上汽车天窗，当时风大，肯定是楼上哪家晾的衣服被吹下来，又正好从天窗掉进车里了……

这个解释也太过牵强，就连刘兴明自己都不相信。果然，赵梦兰也不买账，她说：“好，你会编，那你就把掉衣服的人找出来，不然我们就离婚！”

见老婆气冲冲地离去，刘兴明心里暗暗叫苦：我上哪儿去找衣服的主人，又有谁肯出面认领啊？他始终都搞不明白，这衣服到底是怎么钻进车里的。可事儿总得解决，赵梦兰给了他三天时间，如果找不到衣服的主人，就要他好看。刘兴明只得去复印了些“失物招领”的单子，四处张贴。

转眼两天过去了，到了第三天下午，两人刚下班回家，一个女子就上门来认领衣服了，说那衣服是她晾晒时掉下来的。赵梦兰看着女子，满脸疑惑地问：“这衣服真是你的？”女子毫不含糊地点点头，说了声“谢谢”，就拿起衣服走了。

这该死的内衣总算有人认领了，刘兴明心里一下子轻松起来，他对赵梦兰说：“我就说我是冤枉的嘛！”赵梦兰一笑，勉强相信了他，刘兴明这一关总算过去了。

过了两天，刘兴明和一个女子在饭馆吃饭，这个女子不是别人，正是那天上门来认领内衣的人。其实，她是刘兴明花了两百块钱请来帮忙认领的，刘兴明还答应事成之后请人家吃顿饭。

两人正吃着，赵梦兰却突然从天而降，指着刘兴明说：“好啊，这回让我抓了个现行，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赵梦兰根本就不相信刘兴明的鬼话，所以就暗中注意了他，刘兴明知道，这回真的是黄泥巴掉裤裆里——不是屎也是屎了。

不久，刘兴明和赵梦兰协议离了婚，财产大部分都归了赵梦兰。走出民政局大门，赵梦兰忽然朝刘兴明一笑，问：“你晓得那内衣是谁的吗？”刘兴明摇了摇头。

其实，那内衣是赵梦兰的，她早就想和刘兴明离婚了，苦思冥想，才找了这么个由头……

（题图：孙小片）

领养一条狗

周海亮



第一天，他听朋友说有个地方关着一批流浪狗供人领养，那地方的负责人说了，没能力一直照顾这些狗，所以就等七天，七天后没人领养的狗就只能处理掉了。他头一次听说城市还有这样的地方。只是“处理掉”是什么意思呢？转手卖了？处死？恐怕结局都不太好吧。“不过，假如有人肯去领养一条狗，那条狗就会得到赦免。”朋友最后说的这句话，让他动了心思。

回家跟女儿和妻子商量，女儿挺高兴，妻子却嫌麻烦，不大乐意。他耐着性子争取了一番，到底是把妻子说服了。

第二天，他去了朋友说的那个地方。一群被关在铁笼里的狗见到他，全都冲他叫起来，那声音不是狂吠，更像低吟或者乞求。负责人问他想挑哪一条，他说哪一条都行。

负责人问："带证件了吗？"他一愣，问："身份证？"负责人说除了身份证，还需要在居委会开张证明。他问为什么，负责人说："证明你有固定住所啊！如果活得连条狗都不如，你还怎么领养？"他想想，也对。领养一条狗，起码得让狗活得舒服。

第三天，他去了居委会，那里却没有人。他打玻璃门上留的电话，居委会的负责人说，今天是周六，他们没有留人值班。不过他如果有急事，她会马上赶过去。他说是有急事，想开个固定住所的证明，好领养一条狗。负责人说："这就不是急事了，起码没有我现在正做的事情重要。"他问："你现在正做什么事？"负责人说："给我的头发做护理。"他想了想，给头发做护理，就相当于给狗洗澡了，这事是挺重要。反正离领狗期限还早，不妨等明天再说。

第四天，他再去居委会，那里还是没有人。他给负责人打电话，让她马上过来，负责人说现在她还在做头发。他说："昨天不是做过了吗？"负责人说："昨天没做好，今天换了一家。"他说："这我不管，你一定得赶过来给我开证明。"负责人想了想，极不情愿地说："那两小时以后见。"他回了趟家，躺沙发上歇一会儿，竟睡了过去，梦见自己变成一条狗。醒来再去居委会，那里还是没有人。他打电话去问，负责人说："刚才我去了，可是你不在。等了你一会儿，现在我回来了。"他说："那你应该打我电话啊！"负责人说："周一再说吧，反正是七天期限。知不知道你挺烦的？"

第五天，星期一，他终于办下那纸证明。本想下午就去领养狗的，可是中午时，妻子却变卦了。她说有个朋友近来身体不舒服，去医院检查，大夫怀疑是家里养的狗将她感染。他说这毫无根据，那大夫肯定是个庸医。妻子说可是如果不养狗，这一点就肯定可以排除。他说："可是我把证明都开了。"妻子说："反正我不同意养狗。如果你敢把狗带回来，第二天我就把它重新扔到街上去。"因了妻子的态度，他在家闷了一个下午，待晚饭时，再一次与妻子商量，说养条狗没什么的，对培养女儿的爱心也有好处。妻子说，下午院方有消息了，说朋友的病与狗无关。他小心翼翼地问："那就是同意了？"妻子说："只准在储物间里养。"他笑笑，说："遵命！"

第六天，本打算一早就去领狗，可是公司突然接下一笔订单，需要他去签合同。他跟经理请假，经理问他："一条破狗重要还是两百万重要？"当然是两百万重要。于是，一个上午就这么过去了。中午，经理在公司里摆了个小型的庆功宴，他喝多了，睡了一觉，醒来已是下午四点。他给领养狗的地方打电话，对方说："我们马上就要下班了，你还是明天再来吧！"对方有些想挂断电话的意思。他说，明天是最后一天了。对方说："所以你还有时间啊！"他说："明天肯定行？"对方说："放心吧！六十多条狗，还不够你挑的？"然后电话就挂了。怕明天还有事，他提前给经理打了个电话，说明天无论如何也得放他一个下午的假，他得去领养狗。公司经理说："行，只要上午把你的事情做好，就算你下午去领养一个爹，我也不管你。"

第七天，下午去领养狗的途中，他开车不小心把别人家的车给蹭了，他想赔对方两百块钱了事，对方却偏要喊警察过来。他说："我得去领养狗。"对方说："你是想逃吧？"他说，要是去晚了，那条狗就没命了。对方说："你是想吃狗肉火锅吧？"这句话将他激怒了，他一拳挥出去，那人的脸就开了花。后来警察赶到，他说尽好话又赔了钱，警察和那人才肯放他离开。如此一折腾，来到领养狗的地方时，已是下午三点半了。他庆幸好在是三点半，如果是四点钟，那条狗说不定就没命了。

可是所有的铁笼都空着，他一条狗都没有看到。

"狗呢？"他问。

"全处理了啊！"负责人摊开两手。

"不是四点以后才处理吗？"

"早半小时有什么区别吗？我们着急下班……"

"可是我要来领养狗啊！"

"可是我们怎么知道你要来？你要来为什么不提前来？"

"不是四点以后才处理吗？"

"早半小时有什么区别吗？"

他想哭。后来他真的蹲下来，面对空空的铁笼，抱着头，哭得像个孩子。负责人看不懂了，说："你又不知道你要领养的是哪条狗……你一条狗都不认识，你到底在为哪条狗哭？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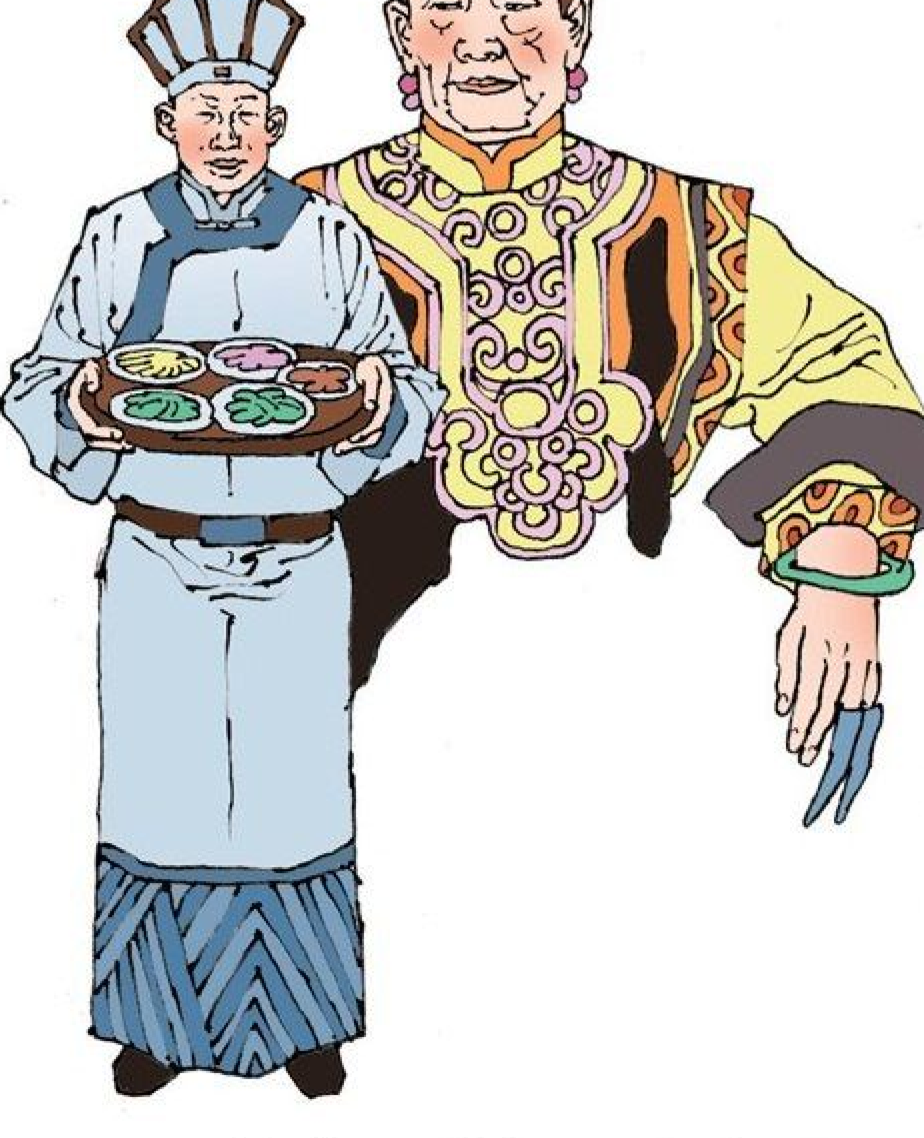
他也不知道他到底在为哪条狗哭，可是他越哭越伤心。他竭力想让自己停下来，但他就是停不下来。

（题图：孙小片）



首座御厨

王永坤



同治年间，慈禧太后在养心殿正南另设了专为她一人“开小灶”的小御膳房。小御膳房的首座御厨为“庖长”，担任庖长年数最长的，当数王玉生。

王玉生和慈禧算是老相识了。当年慈禧还是个名唤兰儿的小丫头，住在北京城的劈柴胡同里。胡同口，有个兼卖豆腐的王家饭馆，掌柜的便是王玉生的老爹，而小儿子王玉生则专门负责卖豆腐。

那日，兰儿的母亲老胃病犯了，只想吃王家又嫩又爽口的白豆腐，偏偏手头钱紧，只摸出一文钱让兰儿去买。可王家豆腐要三文钱一块，一文钱怎能向人张口？兰儿硬着头皮去了王家饭馆，她浑水摸鱼，扔下一文钱，拿起豆腐就想走，却被王玉生拦下，两人争执起来。吵声惊动了王掌柜，王掌柜这人不仅心善，阅历也深，深知那拉氏毕竟是吃“铁杆庄稼”的镶红旗人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来个咸鱼大翻身，得罪不得！为此，他当下并不揭穿兰儿，不仅说自家的豆腐本就是一文钱一块，还另送她一大块豆腐权当赔礼……

就这样，一文钱一块的豆腐，那拉氏一家吃了两年！两年后，果真如王掌柜所料，兰儿被挑为“秀

女”入了宫，后又生下皇子，被封为懿贵妃。那拉氏一家从此飞黄腾达，直上青云。不久，懿贵妃高坐鸾轿回家省亲，前面马队鸣锣开道，后面侍卫举戟压阵，威仪赫赫，四邻街坊都要跪接！

不承想那天到了午饭时，面对满桌丰盛佳肴，懿贵妃却一点胃口也没有，非要吃王家饭馆的豆腐菜不可！此时，王掌柜已经年迈，灶上掌勺的换成了王玉生。听说懿贵妃要吃豆腐菜，王老掌柜诚惶诚恐，急得手足无措，倒是王玉生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当即切下一大块豆腐，往炒锅里一放，拌着香葱，一阵煎炒之后，盛在盘里就让人端了过去。不想懿贵妃大快朵颐，吃得格外满意，立召王家父子，当面有赏！大喜之下，懿贵妃对王玉生挺欣赏，想招他入宫当御厨。王老掌柜大惊，正要婉言谢绝，王玉生却一头跪倒在地，叩谢“皇恩”了！

回来后，王家父子关起门来争执不休。王老掌柜说伴君如伴虎，皇宫是万万去不得；王玉生却说富贵险中求，只有进皇宫才能撞大运。儿大不由爷，王玉生不管不顾地入了宫，王老掌柜从此夜夜做噩梦，不久就去世了……



王玉生还真的撞上了大运。几年后，咸丰驾崩，儿子同治继位，懿贵妃垂帘听政，就是慈禧太后。水涨船高，王玉生也成了庖长。为使慈禧吃得满意，王玉生让手下御厨轮番进呈各地的奇珍异馔、名特吃食，还挖空心思地换上些吉祥菜名，每每博得慈禧开颜一笑……

王家大富大贵了，在王玉生的操持下，推倒了王家饭馆，盖上了白玉酒楼，匾额便是太后的墨宝！

白玉酒楼门前车水马龙，达官贵人接踵而来，日进斗金。王玉生越发觉得，伺候这个老佛爷，值！他觑了个机会，又把侄女云翠弄进了宫，就在慈禧的身边当侍女。

转眼间六年过去了。云翠也已是二十出头的大姑娘了，该嫁人了。这天，王玉生正在御膳房里忙着，云翠站到他身边，半天不吭声，闷闷不乐的。王玉生一细问才知道，这丫头也正为自己的终身大事犯愁呢。王玉生心疼侄女，知道这事不能耽误了。按照宫中的规矩，年满十八岁的宫女，可以要求出宫自配——自找婆家嫁人。而近来，慈禧和刚刚大婚的同治不知怎么闹起了别扭，心火正盛，若是正面求慈禧放云翠出宫，八成不行。这可咋办？王玉生当晚在床上翻起了“烙饼”，想着老佛爷爱美食，看来这事还得在“吃”上想想法子……

两日后的早膳时，膳桌上的菜无论荤素，都遮着两片嫩绿的菜叶，只有中间的一盘菜是用油红的鸡肉烩成桃花状，外围六只大红虾，格外鲜艳惹眼，堪称“万绿丛中一点红”。慈禧一眼就注意到了这盘菜，银箸刚要往外伸，一旁的云翠早把这盘菜端到了她面前。慈禧先吃了一口鸡肉，松嫩可口；随后又去夹大红虾，还一下子夹上来两只——两只虾头尾相连，虾须结绕在一起，分明是一对，咬在嘴里鲜香松脆，滋味极美。

“嗯，不错。这道菜是什么名儿啊？”慈禧问。一旁的司膳太监忙指指云翠，回话说：“启禀老佛爷，这是云翠他叔，也就是王庖长特意炒了献给老佛爷的一道菜，菜名儿叫‘红娘自配’。”

“噢，原来如此。”慈禧一怔，这才注意到云翠今日穿了一件红裙子。慈禧银箸一放，对云翠笑吟吟地道：“好个‘红娘自配’，哀家明白了。明儿个就放你出宫！”云翠一听，连忙跪谢。

“谢什么，咱们可是老街坊呢！”慈禧随即又道，“啥时候你有了婆家，回来告诉哀家一声，哀家也好给你凑样嫁妆，添杯喜酒！”云翠娇羞不已。慈禧说到做到，第二天果真放云翠出了宫。

一年后，云翠要嫁人。大喜之日，王玉生急着出宫送侄女出嫁，偏偏慈禧点他的一道菜——他最拿手的葱炒豆腐。慈禧慢条斯理地用罢早膳，方才命李莲英亲送王玉生回家，另赐他一方锦盒，嘱到家后才可打开。王玉生不由有点纳闷。

来到白玉酒楼，已经是日近正




午，王玉生一下轿，就见门楼上挂着白幡，家中哭声一片，心中不由一咯噔。看门的老掌柜见了王玉生，忙凑过来对他咬耳朵，说上午云翠姑娘正要上喜轿，太后御赐的一支金玉花簪和喜酒就到了。喝过御酒，喜轿刚抬到大门口，穿着大红吉服的云翠姑娘却突然一声惨叫，从喜轿上跌了下来，腰弓如虾，双目暴突，口鼻里黑血直流，气息已无！家人情知事有蹊跷，但谁敢多言？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，对外说云翠姑娘暴病身亡。喜事变成了丧事……

王玉生听了，惊得脸色煞白，两腿直哆嗦：什么御赐喜酒，分明是御赐断肠酒！可……可太后为什么要赐死云翠啊？

王玉生身后的李莲英一声冷哼，喝退老掌柜，把王玉生扯到耳房里，门一关，道："王老哥啊，实话说，你也算是个人物了，可如今怎么聪明一世、糊涂一时了呢？千不该万不该，当初你不该向太后进呈那道'红娘自配'菜，更不该让你侄女穿红裙子，这可犯了太后的大忌！"见王玉生仍愣呆呆的，李莲英进一步点化道："老哥啊，你在宫中多年，难道不知太后最见不得的就是别的女人披红挂彩？就连她的皇后儿媳，因为大婚时穿了红袍都让她嫉恨不已……"

王玉生顿悟，当年穿着绿色秀女装进宫的兰儿，姿色并不出众，与咸丰春风一度，侥幸生子后，咸丰再也没有正眼瞧她，甚至当众骂过她是个不配穿红衣的贱婢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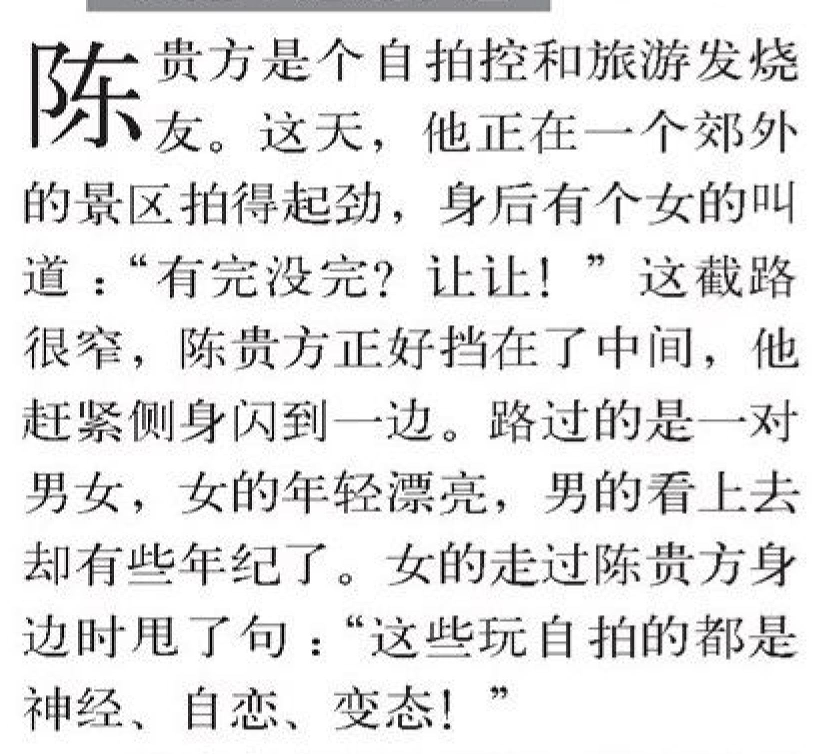
王玉生欲哭无泪，痛心喊道："云翠啊，是老叔害了你啊！"

李莲英又打开随身带来的那个锦盒，里面并无金玉珠宝，只有一条三尺白绫和一个麻核桃。王玉生一见，顿如跌入冰窖，全身直颤：三尺白绫是赐死用的，而麻核桃则是给判了千刀万剐之罪的犯人受刑前堵嘴用的，这、这又是何意啊？

李莲英一声长叹道："你侄女被赐死，太后岂敢仍用你做庖长？再者，太后的事你知晓得太多了，该堵你的嘴了。今日你若不肯死，他日太后会再找借口判你个谋逆之罪，那么你们王家都要跟着抄家问斩。你万万不可再糊涂了，我就在门外等你的准信儿！"说完，李莲英走出耳房并关上了门。

王玉生彻底明白了，双泪长流，悲号一声："爹，悔不该当初没听您老人家的话！"他颤抖着双手把那条白绫搭在了房梁上……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朋友圈里的自拍照，倒也见过不少：漂亮的，俏皮的，开心的，沮丧的，一个人的，一大家子的……可真没见过还有这样的——

最牛自拍照

□ 孙新峰



大路不走钻小道

陈贵方是个自拍控和旅游发烧友。这天，他正在一个郊外的景区拍得起劲，身后有个女的叫道："有完没完？让让！"这截路很窄，陈贵方正好挡在了中间，他赶紧侧身闪到一边。路过的是一对男女，女的年轻漂亮，男的看上去却有些年纪了。女的走过陈贵方身边时甩了句："这些玩自拍的都是神经、自恋、变态！"

陈贵方自嘲地笑笑，跟在他们后面继续前行。前面有条岔道，通向一个山坳处，这会儿，便听男的说："这山越来越陡，我爬不动了，那条小路挺平缓，咱们过去瞅瞅吧，没准有些特别的景色呢。"见他们两人拐上了小路，陈贵方嘀咕道："你们才神经呢，大路不走钻小道。"

又走了一会儿，陈贵方发现路边撂着个旅行包，却不见人，正奇怪呢，头顶忽地空降下来一个小青年，把陈贵方吓了一跳。陈贵方举头望望，一侧石壁上有个岩坎，离地快四米了，这个愣头青肯定是从那上面跳下来的，再一看，嘿，对方手里还拿着自拍神器。原来，这家伙竟然自拍"高空展翅"。这时，对方也注意到了陈贵方手里的自拍




杆，乐了，主动作了自我介绍，说他叫刘超。刘超说：“咱俩都喜欢自拍，都是独行，不如结伴而游吧！”

陈贵方同意了，两人边走边聊，十分投机。陈贵方说，他喜欢独行，计划游遍全国，只恨时间不够。刘超说，他也不求有伴，目标是走遍天下，就恨钱不够。

下山后，天快黑了，两人找了个酒馆畅饮一番，又到宾馆开了个标间。不过，在下一步的去向上，两人起了争执。

敢情是个背包客

两人都想按自己的计划来，可谁也说服不了谁。最终，陈贵方提了个方案：比自拍，谁去的地方多就听谁的。当下，两人翻出手机图库，PK 起来。

陈贵方去的地方还真不少，林林总总，气象万千。再看刘超，荒郊野岭、奇峰怪石、险山陡道……陈贵方叹为观止，敢情刘超是个背包客呀！两人看似打了个平手。

“我还有另类自拍呢，再比！”陈贵方说着，打开了另一个图库。

所谓另类自拍，就是些创意拍或奇葩拍，这里面有陈贵方的怪脸照、大脚丫子特写、蹦极自拍……陈贵方得意地说：“还有这张，是在河里拍的，我就靠一只手划水游到河中间，又游回来，手机硬是没沾水。你呢，你有什么得意之作让我领略一下？”

刘超也打开了另一个文件夹：“瞧，这里有我飙摩托车自拍的，有我扒火车自拍的，有我躺在铁轨上列车驶近时自拍的，有在帐篷里一条蛇爬过我身上时自拍的，有失火逃跑时自拍的，还有这是抢拍到的车祸……”陈贵方傻眼了，这才是奇葩呢，跟他一比，真是小巫见大巫。他不由想起了先前那个女人的话，叹道：“看来，我就是个自恋狂，而你是个变态狂。”

刘超反驳说，这是一种爱好，也可以说是间接的行为艺术。这些话陈贵方倒爱听，忍不住夸奖道：“这些照片要是发朋友圈或网上，绝对吸眼球。”

刘超却说，这些大部分都算得上是违法记录，他才没那么傻，留下线索让警察抓。他没啥炫耀欲，纯粹自娱自乐。陈贵方似乎扳回点面子，说道：“我的自拍可全都能见光，不过以后我一定会拍一张最牛的自拍照让你看看！”

刘超点头说：“好，我等着，咱们先加微信。不过，明天……”



愿赌服输，陈贵方说："跟你走！"

照片里面有玄机

晚上躺在床上，陈贵方在整理一天的自拍成果，看了一会儿，他嘴里嘀咕道："咦，把他俩也装进来了。"陈贵方说的，就是路上遇到的那对男女。

"老少配，哼！一看就知道准是哪个贪官或大款携情人搞鸳鸯游的。"刘超听他说得奇怪，忍不住看了一下，失声叫道："他俩怎么来了？"陈贵方比刘超还惊讶："你认识他们？"

"岂止认识！"刘超眼中几乎喷出火来。

原来，这男的姓罗，是刘超以前的老板，花心好色。女的叫王丹，是刘超的前女友。王丹虚荣心重，贪图享受，轻易就被罗老板搭上了手。为免除干扰，罗老板找个由头把刘超给辞了。刘超临走时诅咒王丹："你不会有好果子吃的，我赌你不是被姓罗的甩掉，就是死在他手里！"自那以后，刘超对生活失去信心，索性做起了背包客。

陈贵方唏嘘不已，说："真是巧了，你们都跑到这儿来了，幸亏没撞见，不然……"刘超咬着牙接口道："不然我会杀了他们！"

见刘超气得两眼发红，陈贵方只好劝他看开点。后来听陈贵方说，当时罗老板和王丹拐上了一条小路，刘超脸色一变，皱着眉头不说话。突然，刘超说："咱们改变一下行程，去那条岔道！"陈贵方不乐意了："去那干什么？就是找到王丹，她也不会回心转意的。"

刘超摇摇头："这荒山野岭的，偏往小道钻，我怀疑姓罗的根本没安好心！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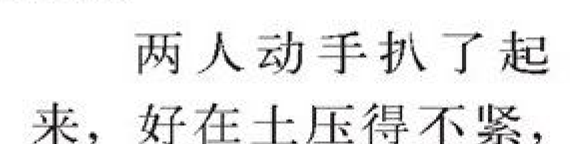
陈贵方一下瞪大了眼："你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吗？"

刘超冷冷地说："前不久我就听说王丹和姓罗的闹了一场，要他离婚，不然就闹得他身败名裂，姓罗的被气得不轻。你说，这情形下，两人会好好出来旅游么？八成是姓罗的想找机会要了王丹的命呢！咱俩走一趟吧，姓罗的万一真下了手，不能让他逍遥法外！作为补偿，我会为你献上一张最牛的自拍照！"

人命关天，陈贵方倒不好推了。

第二天，两人再度踏进景区，拐上那条岔道，翻过了山坳。两人一直留意周围的状况，往前搜了几里，竟真的发现了端倪——有一块小坡上的土被动过了，土是新的。





两人动手扒了起来，好在土压得不紧，挖了有一尺深后，一张惨白的人脸露了出来！陈贵方惊得张大了嘴：死者真的是昨天骂他自恋、变态的那个女人！

来张最牛自拍照

王丹被一刀割喉致命。

刘超脸皮不住地抽搐，眼中泪光盈动。陈贵方说：“你已经尽了心，报警吧。”

“先取个证再说！”刘超拿出手机，陈贵方也跟着掏手机，可一想，拍死尸干吗呀！而刘超——天啊，他的取证方式竟然是自拍，只见他下到坑里，侧身躺在王丹身旁，举起自拍杆，给自己和死尸来了两张亲密合影。陈贵方看呆了，这举动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，想不到刘超对王丹爱得这么深啊！

谁知刘超说：“你可别想多了，我只是答应过你，要拍一张最牛的自拍照，你觉得这张怎么样？”

啥？敢情他这么做只是为了拍一张“最牛自拍照”！那也太变态了！陈贵方甘拜下风：“你赢了！就凭这张，我永远也比不过你……你出来吧，咱们赶紧报警。”不料，刘超失态般狂叫起来：“报什么警？这种女人贪图享受，这就是报应，我才不会为这种人伸张正义。我还要敲姓罗的一笔，老子有了钱，就真的能行走天下了！”



这番话让陈贵方简直听愣了，而刘超也不再理他，真的给罗老板

打起电话来。电话里，刘超威胁罗老板说，如果不给五百万,一定报警把他供出来。陈贵方在一边听着，从刘超得意的表情来看，罗老板不但真的是杀人凶手，而且乖乖就范了。

陈贵方上前劝道："刘超，别动歪心思，那样你也成罪犯了。"他拿着手机准备报警，却被刘超一脚踢倒在地，手机也跌出老远。刘超面色狰狞地瞪着陈贵方，陈贵方慌了，本能地想捡起手机打电话求助，刘超却抽出皮带，向他脖子勒去。危急时刻，陈贵方伸出左臂挡在了脖子前。

皮带勒得很紧,但有手臂护着，两人僵持不下。陈贵方再次劝道："刘超，你不能为了钱出卖自己的灵魂。我知道王丹的背叛和被杀让你受到了刺激,现在收手还来得及，要是杀了我，你就彻底走上不归路了。"

刘超咬牙道："大道理我也会讲，可灵魂不值钱。姓罗的答应给五百万，我原打算分你一点，我们兄弟俩一起游天下。可现在你要坏我的好事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！"

"好吧。"陈贵方右手还抓着手机呢，他伸直手臂，把镜头对着自己，说，"反正要死了，最后一次来个自拍吧。"

呵，没想到兄弟你也有这样的"雅兴"！在自拍这件事上,陈贵方与自己果然"志同道合"，刘超显得更兴奋了，他索性把脸也探出来，说："拍吧拍吧，满足你最后一个心愿。记着我的脸，免得将来去阴间找你时,你认不得我了。你先走一步，等我这五百万花完，会到阴曹地府给兄弟你赔罪的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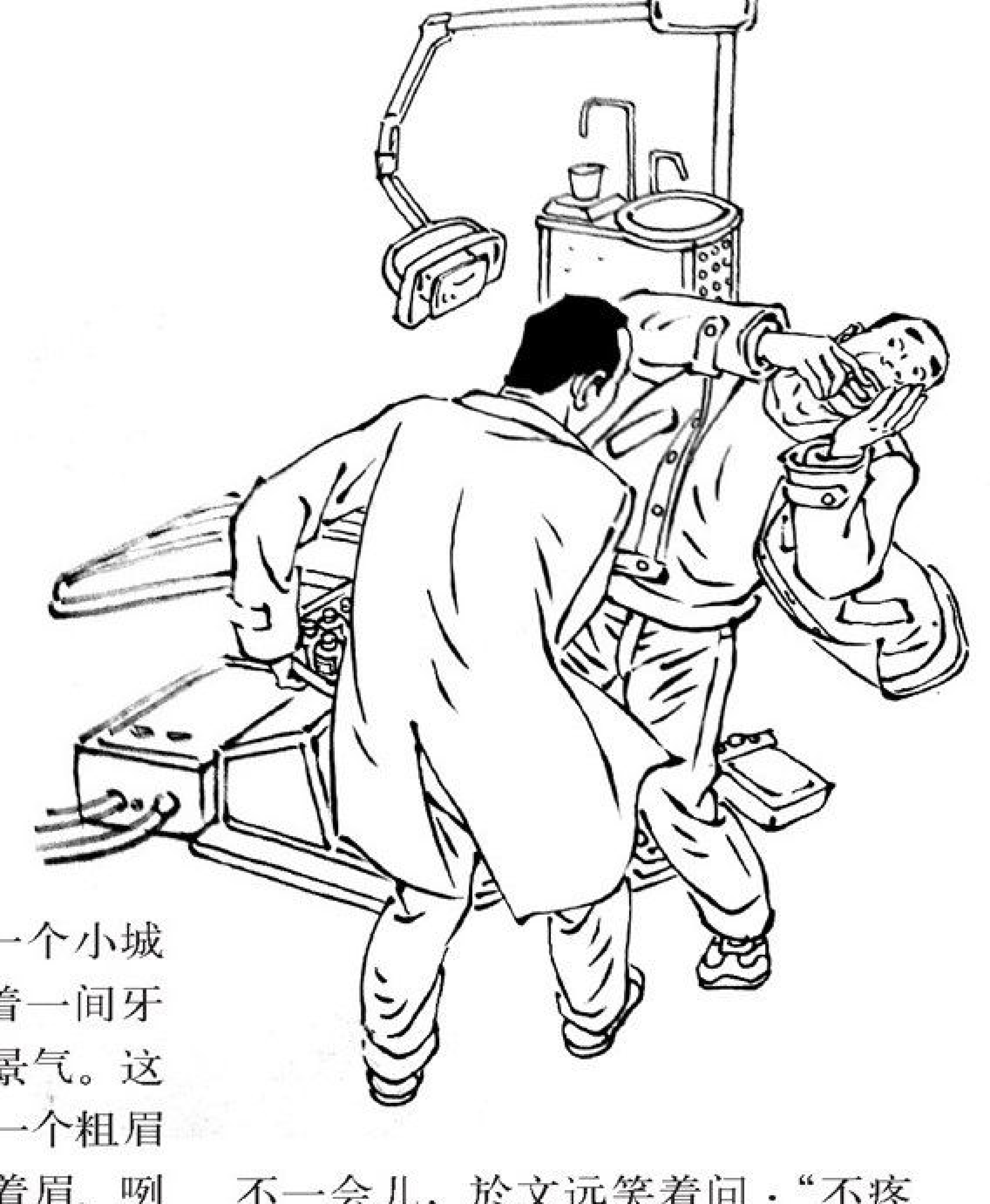
陈贵方"咔"的一声，拍了一张，拍完了他仍在忙活，似乎在看效果。刘超暗笑他迂腐，腾出一只手，去拽陈贵方护喉的手臂，陈贵方却突然说："收手吧刘超，我已经把照片传到朋友圈了，我要是死了，谁都知道是你杀的我，你就是拿了钱也没命花。"

刘超一愣，伸手就去抢陈贵方的手机，陈贵方却把手机死死握在手里。刘超连忙掏出自己的手机查看——陈贵方的朋友圈里果真发布了他的"行凶罪证"，而且只过了短短几十秒，已经有不少人关注评论了！

刘超的精神一下子垮了，瘫倒在地，垂头丧气地喊道："哥们，你赢了，你这才是最牛的自拍照啊！"

（题图、插图：刘为民）





牙医奇遇

□ 蒋世平

於文远是个牙医，在一个小城市，辛辛苦苦经营着一间牙诊所，只是生意一直不太景气。这天傍晚，诊所正要打烊，一个粗眉毛大汉闯了进来。见他皱着眉、咧着嘴的样子，於文远知道，生意来了。

於文远亲切地问："哪颗牙齿疼？"粗眉毛哼着："左，左边，下面的板牙。哎哟，疼死我了，快给我止痛吧。"

於文远请粗眉毛坐在诊疗椅上，然后自己走进里间的无菌室，拿出几个药瓶，调制了一会儿，再取两支棉签，浸在药水里。过了一会儿，於文远拿着两支药棉签出来，轻轻地往粗眉毛的两个耳朵里插。不一会儿，於文远笑着问："不疼了吧？"粗眉毛眉梢一耸，说道："真的，好像不疼了。"

於文远有点得意了，这治牙疼的小偏方是一个奇怪的老人传授给他的。一年前有一天，天气很冷，一个留着白胡须，穿着粗布衣的老人走进诊所，默默地坐在了电炉边。於文远以为是来看牙的，便上前询问，可老人爱理不理地说，只是过路的，进来暖和暖和。於文远倒是好脾气，非但没把老人赶出去，还给老人递了杯热茶。老人接过茶，

也不吭声，自顾自坐着。倒是於文远，趁着诊所没病人，絮絮叨叨地和老人聊着天。临走前，老人说："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后生，我告诉你一个治牙疼的土法子。"于是，老人把用药棉签插耳朵来治牙疼的偏方，教给了於文远，只是特别交代，此偏方不能外泄。后来，於文远试了偏方，竟然真的有效，每次有病人牙疼得厉害，於文远总能手到病除。因为成本不高，於文远也就没有另外收费。

这会儿，於文远调整了一下诊疗椅的角度，轻轻拨开粗眉毛的嘴，仔细检查了一番，然后说："你的牙龈发炎，都灌脓了，得抽出脓液，等炎症消了，才能拔牙。"粗眉毛瞪着眼，焦虑地说："你现在就给我拔！不消炎。"

於文远摇摇头，认真地说："那可不行，不消炎拔牙，搞不好会有严重感染，开不得玩笑。"

听於文远说得严肃，粗眉毛也就不再坚持拔牙了。於文远用注射针，抽去他牙龈里的脓液，一边清口腔，一边说："兄弟，说句玩笑话，你刚才一瞪眼，和昨晚新闻里放的那通缉犯竟有点像，真把我吓了一跳。"

粗眉毛脸一沉，说："少啰嗦！通缉犯能跑你这里来？"

於文远笑了："我是个医生嘛，通缉犯要是牙疼，我也得治啊！"说完，他给粗眉毛开了点消炎药，仔细交代了服用方法。粗眉毛接过药，走了。

第二天，於文远刚开门，粗眉毛又来了。他眼睛通红，手捂着半边脸，对於文远说："快，拿棉签给我插耳朵！"

於文远又走进无菌室，配了药，拿着两支棉签出来。粗眉毛抢过去，就往耳朵里塞。於文远说："你的牙，还是得等消炎后拔掉，我这土方法，可治标不治本啊！"

粗眉毛塞了棉签，疼痛明显好转了，他抽出棉签，从怀里摸出一大叠钞票，对於文远说："你多配制几瓶，让我带走。"

於文远愣了一下，摇摇头说："我答应过传授我土方的人要保密。这位兄弟，你牙疼起来，到我这里来，我自然给你治，也不收你药水钱，但你要带药走，这就不行了。这钱，你收起来吧。"

粗眉毛不耐烦了，把钱往桌子上一拍："有钱你不要，是不是要吃枪子儿！"

粗眉毛那凶悍的样子，让於文远又想起电视上的通缉犯，他心里



一阵发怵："兄弟，别开玩笑，我真的不能违背誓言。"

粗眉毛像是看穿了於文远的心思，嘴角一斜，道："我告诉你，我就是那通缉犯！拿药去！"说着，他"唰"地从裤袋里摸出一把手枪，枪口对着於文远点了点。於文远哪里见过这阵势，双腿一软，跌坐在地上。

粗眉毛说："你既然怕死，就



去给我配药。不然，我就让你尝一颗子弹！"於文远瘫在地上，浑身发抖，说话都结巴了："好，我、我配……"於文远哆嗦着爬起来，朝无菌室走去，哪知他前脚刚迈进去，后脚就"啪"地锁上了门，隔着玻璃门，於文远掏出手机作势要报警，粗眉毛恨得嘴里骂骂咧咧，抬腿狠狠地踹了门一脚，收起枪和桌上的钱，跑了。

於文远一阵后怕，刚才粗眉毛要是真开枪或砸玻璃门，自己肯定难逃一劫。他本来确实想报警，可一来手机忘了充电，刚才根本就没开机；二来诊所本来生意就不好，警察再一上门，谁还敢来呢？想想自己也没啥损失，他也就作罢了。只是一连几天，於文远呆在诊所里都提心吊胆的。看到眉毛浓一点的男人，就会胆战心惊，好在粗眉毛没有再露面。

又一天傍晚，於文远正在诊所吃盒饭，忽然门前人影一闪，进来一个人。定睛一看，正是好几天不曾露面的粗眉毛！於文远把手里的饭盒一甩，本能地伸手拿手机。粗眉毛大步上前，用手压住手机，笑道："还想报警？"

於文远紧张得说不出话。粗眉毛露了露夹克内侧口袋里的手枪，

笑道："医生，我牙还疼呢，你还是配几瓶药给我。"於文远一个劲地摇头。粗眉毛突然"哈哈哈"大笑起来，惊得於文远浑身发抖。

这时，一个穿着旧衫的白须老人，不慌不忙走进来。於文远瞪大了眼，这老人，正是传授偏方给他的人。老人走过来，拍拍粗眉毛的肩膀，对於文远说："小子，你真是好样的！"

怎么？老人和粗眉毛认识？於文远惊得下巴都要掉了。

老人说："都说牙疼不是病，疼起来真要命。那么牙医就是救命的人啊，这个工作马虎不得，人品和技艺都要过关。我给人看了大半辈子的牙，一直在找个靠谱的传人。一年前，我看你的诊所生意一直冷冷清清，就想来看看到底是你的技艺不行，还是人品不行。当时你好心收留了我，我很感激。我有心传授了偏方给你，想助你一臂之力。如今我就想来看看，你有没有渡过难关。倒没想到，虽然缺钱，你却没有仗着绝技牟取暴利，生意一直做得很本分啊，而且紧要关头，你还能信守诺言，小子，现在我当真信得过你！"

於文远恍然大悟，看着粗眉毛，嘀咕道："你也太吓人了。"

粗眉毛笑着说："那天，我出了你的诊所，这位老人跟着我走了好远，给了我好多钱，要我来吓吓你，说我要是表现得好，他还给我免费拔牙呢。"说着，他拿出手枪，补充道："这是个玩具枪，试试你的。"

老人也不含糊，立马要粗眉毛坐下张开嘴，然后，让於文远看着左下侧那颗残缺的虫牙，於文远看了看，这牙龈炎症已消，完全可以拔牙了。

老汉握着於文远的手，在粗眉毛腮帮子上摸了一会儿，然后，指着残牙对应的地方，对於文远说："你像我这样，屈着手指，对，就这样，往这个位置弹！"

於文远按老人吩咐，屈指弹去。"咚！"发出轻脆一响——粗眉毛的那颗残牙，像小石子一样跳了出来，落在地上。

老人"哈哈"大笑："我这江湖牙医，就这两样绝艺。我遵师嘱，都传与后人了！"老人说罢，捋着白须，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……

后来，粗眉毛大汉忍不住把这段经历跟人分享了，故事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於文远的牙诊所现在生意可红火呢！

（题图、插图：刘为民）



·新传说·

有个朋友，你骂了他，他不还嘴；你打了他，他不喊疼。他一辈子陪着你、护着你，只忠诚于你。你们会说，这“朋友”真够笨的，但如果我有这样的朋友，我会爱他爱到骨子里……



狗有九条命

□ 王德君

笨狗咬了女朋友

大笨是条看家狗，是住在槐树镇东的老宋头养的。老宋头的儿子叫宋平安，再有两天就满十八岁了。

这天傍晚，宋平安送女友刘莎莎回家。当走到镇东那片小树林时，四望无人，两个年轻人情难自禁地抱在了一起。忙乱之中，刘莎莎性子急了点，把宋平安给推倒了。这工夫，周遭很静，没人，可有条狗始终藏身暗处盯着他们。

这条狗，就是大笨。大笨吠叫一声蹿出，直接扑倒了刘莎莎，并在她白皙的腰臀部留了两个渗血的牙齿印。见好事被狗搅了，宋平安恼羞成怒，破口大骂：“该死的蠢货，怎么谁都咬？滚过来！”

大笨瞅着宋平安，怯怯走近，像极了知道犯错的孩子。宋平安哪管这些，抄起块拳头大的土砖劈头盖脸砸去。大笨急忙缩脖后退，土

砖擦着脑门飞过。宋平安见状，愈发火大："蠢货，你给我站那儿不准动，不准躲！"

大笨还真站住了，不再退后。宋平安气急败坏地奔上前，狠狠踹向它的后胯。大笨只是眼巴巴地看着他，没躲没闪，然后骨碌碌滚出了两三米远。

"过来！再滚过来！"宋平安不解气，又骂。

大笨像是被踢得脱臼了，几次想站起，却又趴了下去。最后，它只能用两条前肢拖着后腿和屁股，一下又一下，强撑着再次爬到了宋平安的脚下。这时，刘莎莎递来一根木棍，龇牙咧嘴地发狠："平安，快打死这条疯狗，打呀！"

刘莎莎是宋平安交往的第一个女孩子，自然喜欢得不得了，她的话，宋平安可是言听计从。宋平安当下接过棍子，抡起就打。

所幸老宋头及时赶来，一把抓住宋平安的手腕。

"爹,这蠢货胡乱咬人,该打！"宋平安愤愤叫嚷。老宋头瞥了眼刘莎莎，用低得只有爷俩能听到的声音说："我都瞄见了，大笨以为她欺负你，在帮你。"

实话实说，老宋头不咋喜欢刘莎莎。刘莎莎比宋平安大几岁，在槐树镇的歌厅驻唱，兼陪酒，平时交往的人也杂。听说在认识宋平安前，刚和一个绰号叫刀疤的混混闹掰，分了手。

"它捣乱！"宋平安涨红着脸大声辩驳，"狗不养八，鸡不过六，你早该杀了它吃肉！"

民间确实有"犬不八年，鸡无六载"的说法，说居家饲养的鸡犬禽畜，都不能养得年头太久。因为它们每天都和人接触，人说话它们就在旁边听着，一举一动也都看在眼里。六年八载之后，人性渐通，没准儿会成精成怪，闹出祸害人间的邪祟之事来。而大笨，已活了十七八年，大大超了限。街坊们私下嘀咕：这老狗若非和猫似的有九条命，就是被脏东西附了体。不然，又怎会一次次死里逃生，逢凶化吉？每回听见，老宋头都会吹胡子瞪眼："净胡说！今后谁再瞎嚷嚷，可别怪我老宋头翻脸不认人。"

眼下，听儿子竟也这样说，老宋头动了怒："臭小子，这些屁话你也信？要杀了它，你不觉得亏心？"

自家笨狗你也偷

宋平安咂巴咂巴嘴，想起了发生在七岁那年的一档子事。一天，



镇长胡大头的儿子正吃糖米糕呢，大笨“呜”地冲了上去，当场把孩子的魂儿给吓掉了。请人收完惊，胡大头气哼哼地找上了门。人家不差钱，就想要狗命。老宋头好说歹说，只差给人下跪了，胡大头总算让了半步，道：“这畜生蹬了我儿子，一脚还一脚，也让老子踹它一脚完事！”

那就踹吧。老宋头心一硬：“大笨，过来，让他踹！”大笨听话，慢腾腾地走了过来。胡大头使出了吃奶的劲儿，一脚就把大笨踢得飞出两丈远，脑袋撞墙上昏死过去。

那天夜里，老宋头在柴房守到天亮，差点死透的大笨居然又呼出一口气，活了！只是从那以后，大笨落下了腰椎脱臼的病根。

等到大笨能走，老宋头狠剜了宋平安一眼。宋平安当即脸红到了脖根，情知老爹早看破了自己的伎俩——他馋人家的糖米糕，于是就向大笨使了个眼色。最终，他捡起糖米糕躲进了树林，大笨则挨了打。后来，像这种事儿又发生过多回，大笨的腰椎脱臼过一回又一回，可它就是不长记性。

这会儿，想起往事的宋平安，不觉心虚了，嘟囔着：“你跑不就得了，干吗傻呵呵地往前凑……”

听着宋平安的嘟囔，老宋头硬邦邦地回道：“因为它是狗，不是人。”说完，弯腰提起大笨的尾巴，照其脊背猛力一拍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响，当是腰椎骨复了位。接下来，老宋头抱着它回了家。宋平安则抱起刘莎莎，一溜小跑奔去医院，打了一针狂犬疫苗。



按说，这事儿到此也该结束。可出人意料的是，第二天半夜，一个黑影攀上了老宋头家的院墙。大笨警觉，呜呜低叫着冲出柴房，纵身扑向那个黑影。

老宋头被惊醒，打亮灯推开房门一张望，大笨竟骨碌碌跌

出了院墙。老宋头心头一“咯噔”，拔腿跑向院门。晚了，等抽了挡门棍推开门，大笨早没了影儿。

“大笨，你跑去哪儿了呀？回来！”接连喊了几嗓子，老宋头隐约听到东面的树林里传来了狗的呻吟声。循声追去，老宋头瞅见不远处的山洼里烧着一堆柴火。

夜半三更的，怎么会有火？莫非……老宋头不敢再往下想，手里紧攥着挡门棍摸了过去。很快，他看到了七八个年轻人，有男有女，正围着一只麻袋嘻嘻哈哈，又踢又踹。再一细看，其中还有那个刘莎莎和自己的儿子宋平安！

只听一个小伙子喊：“平安，莎莎姐甩了刀疤跟你好，却被狗咬了，你不会不心疼吧？”

另一个小伙子紧跟着起哄：“过了今夜，平安就满十八了，大伙说，该不该举办个成人仪式？”

“应该，太应该了！杀狗，烤肉吃，让莎莎瞧瞧你的诚心！”

在大伙七嘴八舌的鼓动下，宋平安热血沸腾，拎起根木棍跨到了麻袋前。可这厢刚刚抡圆胳膊，就见身前多出个人——老爹。

“你真有出息，连自家的狗都偷！”老宋头沉脸叱骂道，“没良心的东西！”

“我都成年了，你能不能少管点我？”宋平安想在哥们和女友跟前保住面子，大着嗓门喊，“它不过是条狗，老狗、蠢狗，你干吗总护着它？”

就这样，爷俩一个要杀狗，向女友表心意；一个要救狗，硬拦着儿子下手。彼此较上了劲，越吵越凶，吵着吵着，宋平安脖子一梗，将了老爹的军：“爹，你说吧，你到底是要我这个儿子，还是要这条笨狗？”

不要儿子我要狗

显然，老宋头没料到儿子会使这么一手，顿时愣了神，但短短片刻，他就给出了答案：“我要大笨。”

宋平安倍感惊愕：“为了一条狗，你竟连儿子都不要了？好，我走，我再也不回来了！”喊着，还撒气似的抬腿狠狠踢了麻袋一脚，大笨发出了声声悲鸣。

“你真长大了，有种！那你就顺着这山洼，滚吧。”老宋头指着不远处的山洼，冷冷地说。

山洼尽头，是槐树镇所辖十村八乡的坟茔地，大大小小的坟包连成了片。老宋头蹲下身，边解麻袋边喃喃念叨，说十七年前，他去给爹娘上坟。因贪杯多喝了两口，竟

趴在坟头上睡着了。就在睡得迷迷糊糊时，听到一个女人的哭声。女人边哭边骂，骂死鬼男人无情，留下他们孤儿寡母受人欺负，就连公婆姑嫂都防着她，还作践孩子是野种。听得出，女人没少受气，哭到最后竟把襁褓里的孩子往坟前一放就要走。女人来时，身后跟着条狗，是看家的笨狗；女人走时，笨狗去扯她的裤脚，想告诉她抱上孩子，却被踹了个跟头。女人丢下一句话："我管不了他了，你守着他吧，别让野狼叼了去！"

"幸亏那是条笨狗，不是人，要不也跟着女人走了。笨狗就那样一直趴在襁褓前守着孩子。蚂蚁爬上孩子的脸，它就一只一只地给舔掉……"老宋头一边说着，一边倒提起大笨的尾巴，冷不丁拍向脊背。大笨疼得"嗷"的一声叫，蜷成了一团。

"完了，不是脱臼，是断了。"老宋头抱起大笨，踉跄着往回走，"当年，我瞅着可怜，就把孩子和狗都带回了家。本想那女人会来找，可等到现在也没见人……不说了，不说了，那有块碑，刻的名字叫周达甫，去给他磕个头再走吧，毕竟他才是你亲爹。"

听到这儿，宋平安愣怔当场，呆若木鸡。蓦地，有个小伙子惊声大叫起来："平安，小心啊！"

转瞬之间，意外再生，一个黑影从宋平安身后的灌木丛中醉醺醺地蹿出，举棍砸下！刘莎莎看到了，也认出了来人，是刚被她甩掉没两天、正怀恨在心的男友刀疤。可她没拦也没劝，转身溜之大吉。老宋头也看到了，但他终究年事已高，没了利索劲。

倒是大笨眼尖，用两条前腿猛地一扒老宋头的肩，拖着后半拉不能动的身子扑了出去。刀疤棍子一斜，砸中了大笨的脑袋。

"大笨——"宋平安终于醒过神，哇哇大哭着张开双臂抱住了大笨……

第二天，刀疤就被槐树镇派出所找了去，至于他得了什么惩罚，没人打听，也没人在意。大伙儿最关心的是大笨，大笨还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，仍旧没死！还有人神神叨叨地说："大笨肯定是被平安他亲爹附了体，才会处处照看他！"

不过老宋头总说，那些玄玄乎乎的，纯属无稽之谈，大笨只是条普普通通的狗而已。它虽然没人聪明，可比人更有情义。

（题图、插图：谢　颖）





冤家路窄

□ 时应友

赵小川在一家饭店当服务生。一天晚上，快下班了，店里却一下子来了十几位客人。其他服务生都不愿意接，赵小川却笑脸相迎，把客人们领入自己负责的包厢。为首叫虎哥的客人非常豪爽，点的都是好菜好酒。赵小川窃喜不已，看来今晚提成能得不少呢。

等一帮人吃饱喝足已是深夜了，赵小川守在包厢门口昏昏欲睡。这时，虎哥掏出一沓钞票来，赵小川以为他要买单，不料虎哥只抽出一张递给赵小川，说："帅哥，到马路对面超市帮哥买包香烟，骆驼牌，三十八块，剩下的钱算你的辛苦费。"赵小川一下子精神了，撒腿就往外跑。可一连问了几家超市，都没有那个牌子的香烟，没办法，他只能无功而返了。

等回去推开包厢的门，赵小川傻眼了，屋内一个人影都没有。他突然意识到什么，慌忙追出酒店，大街上空空荡荡，冷冷清清。赵小川顿时感觉手脚无力，瘫软在地。

第二天，老板把赵小川狠狠地骂了一顿，还罚了他半年的工资。赵小川气得直咬牙，决定再也不做服务生了。很快，赵小川跳槽到另一家饭店，在后厨当打杂工。

一晃几年过去了，赵小川凭着



勤奋刻苦，从打杂的变成了掌勺的大厨。这天晚上，准备工作做完，他刚坐下来歇息，前厅经理阿娟神采飞扬地走进厨房，叫赵小川开一桌一万块标准的菜单。

“一万块？”赵小川瞪大了双眼。阿娟瞥了他一眼，嘴里嘟囔了一句：“少见多怪。”其实阿娟心里不怎么待见赵小川，因为上次体检时，阿娟发现赵小川怕打针，抽个血还得戴上眼罩，要其他人牵着走。一个大男人这样像话么？

这会儿，阿娟边走出厨房边催促道：“你别傻愣着了，赶紧开菜单，客人等着呢！”赵小川自然不敢怠慢，认真开好菜单让人送了去。可是没一会儿，菜单又被退了回来，其中的两道菜被划掉了。

那可是两道赵小川的拿手菜啊！赵小川不干了，找阿娟理论。阿娟只一句话就把赵小川打发了：“告诉你，这桌菜可是肥肠的！”

肥肠这人赵小川没见过，但他的事倒听过不少。几年前肥肠还是个混混，靠坑蒙拐骗过日子，一次买彩票中了大奖后，投资当上了大老板。有钱后，肥肠生怕以前的仇家报复，所以行事十分小心谨慎。肥肠是这个饭店的老客户，每次出手都很阔绰，赵小川可惹不起。

赵小川想起听人说过，肥肠可不好伺候，身上毛病多，有好多忌口。没办法，赵小川只好往菜单上添了两道炒蔬。可阿娟一看菜单，随手就把那两道炒蔬划去了。赵小川急了：“还不行？那你倒是开个菜单我看看？”阿娟还真不含糊，拿起笔飞快地写出一行字，而后把菜单甩给赵小川。赵小川一看，阿娟开的两道菜都是糖醋口的。“不用再让客人看看了？”赵小川问。阿娟说：“不用，客人准满意！”

不一会儿，肥肠的包厢里，好菜都上桌了。赵小川也好不容易停歇下来，他刚想收拾收拾下班，突然有同事跑来喊他：“小川，楼上肥肠的包厢，找你呢！”

肥肠找我干什么？难道菜不对胃口？赵小川忐忑地走到包厢门口，开了条门缝朝里看。只见包厢里只有一个客人，阿娟正在殷勤地给一个肥头大耳的胖子夹菜——肥肠肯定就是他了。“老板，这可是你最爱吃的松板肉，多吃点，过足了瘾，呆会儿一枪把它们灭了。”

阿娟说要“灭”了谁？赵小川在门外听得糊里糊涂，只是心里更紧张了。这时候，肥肠抬起头向门口瞟了一眼，四目相对，赵小川差

点跳起来，肥肠竟然就是几年前那个让自己赔了半年工资的虎哥！

一时间，赵小川心跳加快，不知所措。只听肥肠在里面喊道：“门外的人，进屋说话。”赵小川正在犹豫进还是不进，阿娟却不由分说一把将他拖进屋，介绍道：“老板，你刚才夸的厨师就是他，这盘松板肉就是他秘制的。”

肥肠似笑非笑地盯着赵小川看了好久，看得赵小川直冒汗。他摘下厨师帽，抹了抹额头的汗珠，故作镇静地问：“菜还满意吗？”没想到，肥肠突然一拍桌子，冷冷地说：“尝尝你自己做的菜！”

赵小川心里翻江倒海：怎么，难道今天你肥肠又要来找我的茬？赵小川气不打一处来，猛地吞下盘里的肉，瞪着肥肠，狠狠地咀嚼。

肥肠盯着赵小川的喉咙，直到赵小川咽下那块肉，他才“哈哈”大笑说：“好！我要灭了它！”

到底要灭谁？难道真的是怕我说出他当年的糗事，要杀我灭口？赵小川急了，死死盯着肥肠，看他到底是要掏枪还是拿刀，可谁知肥肠并没有动作，而有个文身男却递了一个小箱子进来，阿娟一手接过，从里面取出一支注射针……

现在灭个人都这么“斯文”了，流行“注射死”啊？赵小川感觉自己的呼吸越来越急促，“扑通”一声栽倒在地，没了知觉……

等赵小川醒来，发现同事们都围着他，而肥肠已经不见了。阿娟走过来，说：“肥肠死啦！”赵小川翻身而起，想问是怎么回事。阿娟却抢先问起赵小川与肥肠之间的“恩怨”，无奈之下，赵小川只能说起那段不堪的往事。

“看来肥肠是罪有应得！”听完赵小川的故事，阿娟愤愤不平，“肥肠生性多疑，一开始看你眼熟，你一摘帽子，他就完全认出你了，怕你报复他而在菜里下毒，所以故意让你也尝一口。见你突然倒地，以为菜里真有毒，惊吓过度，心脏病复发，没到医院就死了。我说你怎么突然就晕了呢？”

赵小川苦笑道：“我晕针，不然体检时何苦要戴眼罩呢！对了，你拿的那针筒里究竟是啥？”

“胰岛素呀！肥肠有糖尿病，平时胰岛素不离身的，今天却忘了带。偏偏他吃多了，所以让保镖回去拿了来，想要补打一针。”阿娟感慨道，“呵，哪想冤家路窄，肥肠终究难逃一劫啊！”

（题图：潘胜奎）





·新传说·

同是天涯失意人，狭路相逢，是一场破罐破摔的恶斗，抑或另有生机……

闻鸡起舞



□侯　子

财神上门

崔东亮自主创业，承包山林养土鸡。可眼看要有收益了，一场山火却毁了一切，他只好带着火场余生的几十只鸡，搬回了自家的老屋。老屋门前有个岔口，连接着国道，弯儿有些急。路左边是崖壁，右边是河堤，还都种着树，视野不好。崔东亮的鸡散养惯了，总乱跑，遭过路的汽车碾轧了一只又一只，如今只剩下一公一母两只鸡了。

这天，崔东亮正在屋内长吁短叹，远远听见有汽车引擎声。再看院内那两只鸡，激动得扑起了翅膀，八成是饿了。他犹豫了会儿，慢慢打开了院门，两只鸡“嗖”的一声就从门缝蹿了出去。紧接着，就听外面又是喇叭声，又是刹车声，崔东亮应声奔出去，只见一辆破旧的面包车打着漂移，横在了路边。一个四十多岁的黑瘦司机从车里下来，惊魂未定地瞅来找去。

崔东亮操起个铁钩子冲上前，弯腰趴在车底，一探手，飞快地钩出一只被碾得稀烂的死鸡。他把死鸡提在手里冲着对方怒吼道：“你怎么开车的？前面那么大的牌子你没看见？”岔口立着个硬纸板制成

的警示牌，上面歪歪扭扭是崔东亮饱蘸浓墨涂成的大字："前方事故多发地段，减速慢行！"司机连连道歉："不好意思，我真没瞧见。这么着吧，我赔。"崔东亮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再看看他那辆破车，好长时间没洗了，连车牌上都蒙了层尘土。崔东亮开口道："我这是正宗土鸡，怎么着也有七八斤吧，一斤按五十算，你给四百吧。"

对方看了看他倒提在屁股后的死鸡，点了点头，从身上掏出一叠钞票，点出四张大钞。崔东亮偷眼一觑那叠钱，再一寻思，对方这么好说话，看来还有油水可榨。于是他又指指不远处咯咯乱叫的母鸡："我这鸡是夫妻鸡，感情深着呢。你把公鸡轧死了，母的肯定也活不了。这母鸡，就算你三百吧。"崔东亮边说边留意对方的神色，以防真惹恼了对方不好收场。没想到对方爽快地又点了三张大钞："行，谁让我今天心情好呢。"

看来今天是财神上门了，崔东亮又摆出一副哭丧脸："你别急，我这还没算完呢。这一公一母，开春就能抱窝了，不出一个月就又是群小鸡。就这群小鸡，算三百不贵吧？得，您掏一千块就完事。"其实说这话时，崔东亮心里也没底，不料对方听了，尽管脸色有些难看，却依然不急不躁，递过张名片："行。可你看，我现在身上只有不到两千，其中一千，是我今天要还的欠账。要不，剩下的钱我下次送来？"

崔东亮接过名片一看，这司机叫安光荣，还是家货运站站长。崔东亮想，今天能赚的钱可不能搁到明天。钱不够，拿点东西凑数算了。他二话不说，探头钻进车里，想找些可抵价的东西，可车里只有几个破纸箱。一扭头，驾驶台上有个亮闪闪的小镜子，是打鸣的公鸡形状的，挺精致。得，就它了吧！

没想到安光荣一见镜子，变了脸："不行，镜子留下！"

深不可测

崔东亮也不乐意了，把镜子往对方怀里一丢，说："我看你是想赖账吧？"说着，他把名片也一扔，嘀咕道："谁知道这玩意是真是假？"安光荣见状，思忖了片刻，面色凝重地弯下腰，擦去了车牌上的灰尘："名片可以是假的，它可假不了吧。你把它记住了，就不怕找不到我了。"

崔东亮打眼一看，呵，这车牌是一连串的"9"组成的，这可



是能上拍卖会的吉祥号啊！再瞅瞅这辆破面包车和面前一脸胡碴子的安光荣，崔东亮有些不淡定了。这是那么值钱的车牌，怎么挂在了这破车上，这人，到底什么来头？崔东亮细一琢磨：坏了，这车牌八成不是真的，这人敢伪造车牌，就不是什么善主，甚至有可能是混黑道的！崔东亮有些软了："嗯……赶着这快过年的当口咱俩碰上了，也算是缘分。您就给七百得了。"可安光荣却说："人无信不立，话出口不改，就一千。"

安光荣这态度让崔东亮心里更发虚了："咳，要说我那对鸡，其实也不是原配，我看，您给四百够了。"安光荣乐了："你再这么说下去，估计一分都不要了吧？"

"嗨，其实吧，这鸡我正想今天宰了吃呢，不想您替我代劳了，咱俩就算两清了吧。时间不早了，大哥，您赶紧上路吧。"崔东亮越来越觉得对方在扮猪吃老虎，他心慌得很，想赶紧打发人走。

不料拦神容易送神难，安光荣这些年受够了欠人钱的滋味，眼看今天就能无账一身轻了，他可不想再多一笔糊涂账，他较上劲了："我轧死的鸡当然该由我来赔。"

怎么还不依不饶呢？崔东亮有些恼火了，话里有话地说："大哥，这伪造车牌可是犯法的！"安光荣一听，笑了："兄弟，你把镜子翻过来看看。"崔东亮接过镜子，一翻，后面还夹着一张小小的剪报："我市'五连9'车牌拍出天价，买主为天成实业董事长安光荣。"剪报上附有安光荣的照片。崔东亮扭头再仔细瞧瞧眼前这人，不由惊叫："大哥，真是您！"

安光荣说，他白手起家，创办天成实业，获得了成功。可在成绩面前，他自我膨胀了。车牌拍卖会上，许多实力雄厚的公司老板都参与了竞拍，但别人懂得量力而行，安光荣却硬是斥巨资拿下了这块车牌。没多久，不良后果就显现出来了，天成公司因资金周转不灵倒闭了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为了还债，安光荣只好开了个小货运站，当站长兼司机，没日没夜地忙。

崔东亮仍有点不敢相信："可是大哥，光这个车牌就值不少钱啊！"安光荣点点头，说："是，但我不能卖了它。因为它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，我相信，终有一天我会真正配得上它。还有这面镜子，每当累了，就看看背面，再照照自己，我就明白现在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在为自己的过去和未来负责。所

以这镜子，我不能轻易送人。”

崔东亮傻傻地听着，突然“咕咕咕”，一只大公鸡从河堤下的草窝里蹿出来。安光荣看看崔东亮遮遮掩掩藏在身后的死鸡，再看看脚下正相互打招呼的公鸡和母鸡，问道：“你不是只剩两只鸡了么？”

崔东亮长叹了一声，丢了死鸡，抱头蹲在了地上。其实，这一切都是他设的局。

闻鸡起舞

那场山火带来的损失太大了，连崔东亮用来运货的皮卡车都烧了。灾后他没钱买饲料，那些鸡都饿得咕咕叫。也是穷极生智，崔东亮想起过去他开着送饲料的车上山时，一鸣笛，鸡群就会跟在车后抢吃饲料的情景，他动了歪心。他搞了些玉米和一个模拟汽车鸣笛声的喇叭，喂鸡时，他故意边按喇叭，边把玉米粒往已烧成残骸的车轮下撒。训练一段时间后，鸡形成了条件反射，只要听到有汽车驶来，就争先恐后往车轮下钻，崔东亮就借机以死鸡来碰瓷了。有时车一停，也可能一只鸡也没轧到，崔东亮就预先在路边的树叶堆里藏一只死鸡，趁人不注意，飞快地用钩子钩出来，好讹对方。

“这只公鸡叫灵灵，很聪明，知道车轮下危险，就飞到对面河滩上找吃的，这不，吃饱了它才回来。”崔东亮说着一摆手，“您没轧着它，您走吧。”安光荣听罢，目光一闪：“难怪我看你手中的鸡怪怪的，不像刚死的样子，那路口的警示牌也是你写的？”

崔东亮羞愧地点点头，他立那个牌子，是想让司机减速，这样他才有时间“设埋伏”。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这段路有些险，我怕万一司机没经验被鸡群吓着，心一慌开车冲下了河堤或撞了崖，我可担待






不起，所以提醒司机开慢些。我只想昧两个钱，并不敢害人啊！”

“你这还不叫害人？”安光荣怒气冲冲地挥起了拳头，转瞬，他握拳的手又松开了，轻轻在崔东亮肩头一拍，“嗯，谢谢你救了我。”

这阵子安光荣白天黑夜连轴转，车到岔口时，他已困得不行。迷糊中，突然有东西从车窗前掠过，吓得他一激灵醒过来，才发现车子正直直往崖壁撞去……

“要不是那只大公鸡从车前飞过，我怕是在劫难逃。”安光荣心有余悸地说着，略一沉吟，把手中的镜子递了过来，“要不，这镜子就给你吧。”迎着崔东亮不解的目光，安光荣呼了口气：“知道么，这是我最后一次送货了，有了这一千元的送货款，我的欠账就全还完了。本来我想把它留作纪念，可现在看来，你似乎比我更需要它。”

崔东亮心里一紧，嘴唇有些哆嗦：“大哥，今天您跟我说了您的事，我觉得我得到的就够多了。放心，我再也不干这种丢人事了。这镜子，您还是拿回去吧。”安光荣把镜子塞到崔东亮手中，乐了：“兄弟，你的鸡是怎么回事，说来听听？”崔东亮闻言，不禁鼻子一酸，细说了起来。安光荣仔细听着，听崔东亮说得头头是道，安光荣认真地问：“你说，再翻一次身，得多少？”

崔东亮说：“二十万左右。”安光荣直起腰，静静思索着。良久，他掏出手机，拨了个电话：“喂，王总，你不一直想买我那个车牌吗？我决定卖了……”

崔东亮彻底蒙了：“大哥，最艰难时，您都没卖它呀！”安光荣的眼睛湿润了：“是，可它说到底就是个车牌嘛。其实我早盘算好了，当我偿清所有债务后，就把它变卖了，用作第一笔创业启动资金。不过我的创业计划还需要认真琢磨琢磨，而你的‘东山再起’可不能等啦，虽然遭了火灾，可你承包的山林还在，等过了年开春，山林返了青，你的鸡场也该开始动作了，我这笔钱可以先借你。”

崔东亮听得热泪盈眶，不知说啥才好。安光荣拍着他的肩说：“兄弟，我这是救急，不是救穷。前面路还长，你还得靠自己，懂吗？”

“懂，我懂。”崔东亮欢快地应着。他悄悄别过脸，擦去眼角的泪水。这时手中镜子迎着阳光一闪，他才注意到镜框上还刻有四个字：闻鸡起舞。

（题图、插图：潘胜奎）



蜻蜓的秘密

□衡德宏

程凡是位名气响当当的工笔画家，以画花鸟鱼虫为长，笔触精细了得。他的画作近来是市场上的抢手货，价格扶摇直上，不少媒体纷纷把他捧上了头条。

这天，程凡到小青山采风，正流连忘返之时，忽听得身侧草丛中有动静，探身一看，一个女人突然从草丛中直起身来。

女人起先也是一惊，随即惊喜地叫出声来："这不是程大画家吗？"程凡点头报以微笑，两人便闲聊起来……

一晃几天过去了，程凡家里闹翻了天，因为他失踪了。警察接到报案后十分重视，因为近段时间，市里已接连发生了好几起失踪案，失踪者生不见人死不见尸。包括程凡在内，几位失踪者均为男性。经警方调查，这几位男性的生活和工作并无交集，也未曾与人结下过什么深仇大恨，所以很像是作案人随机而为。警方一时无从下手，但初步推断，作案人是强壮的男性，或许还不止一个人，否则哪能把这些男人一一降伏？

鉴于程凡的社会影响力，警局重案组领队李警官倍感压力。正忙得焦头烂额时，终于有线索出现：一家画廊内有程凡的画作出售，标注的作画时间为几个月前。可经几位专家鉴定，此画是程凡的真迹无

疑，但并非旧作，而是近几日的新作。如果专家的鉴定不假，那么至少表明程凡还活着，可他为何要乱注时间？

这一线索引起了警方的注意，李警官立即秘密传讯画廊老板，询问画从哪里来。老板回忆说，这是他前两日逛鬼市时买来的。

所谓鬼市，是本市郊区一处偏僻的露天交易市场，多有不法分子进行地下文物交易。他们夜半来夜深走，来去如鬼，行踪不定。画廊老板说，当时他在鬼市闲逛，忽见一人卖画，他一眼认出这画正是程凡的真迹。眼下程凡生死不明，他的画作必是市场关注的焦点，所以老板当时不惜重金买了下来。

李警官追问道："卖画人长得什么样？"

画廊老板一脸为难："鬼市规矩你们是知道的，好多东西来路不明，买卖双方从来只看东西不看人，再说当时天色已暗，卖画人又裹得严严实实的。"

李警官最后问："那看清是男是女没有？"

老板斩钉截铁地答道："他穿着件夹克，个头虽不算高，但身材相当壮实，是男人无疑。"

李警官命下属对画廊老板的口供进行核实调查，结果表明，老板所言，基本属实。案件调查至此，警方有了初步判断：程凡是被绑架了，作案人之所以没有杀害他，是为了逼他作画卖钱。为防止警方起疑，才故意在作画时间上造假。如此说来，那神秘的卖画人有极大的作案嫌疑。可此人究竟藏身何处？

现在唯一的突破口就是眼前这幅画，李警官和几位专家再次对着画作研究起来。

这幅画作的名字叫"蜻蜓点水"，画面上有一只蜻蜓正掠过水面，那针尖一样的尾尖于水面轻轻一点，水面正漾起一圈圈涟漪。

这时，有人忽然惊叫起来："错了，全错了！"这是位跟程凡画风相近的工笔画家，姓王。只见他像发现新大陆似的，手指着画作叫道："程凡一向自视甚高，此处却犯了一个大大的常识性错误！"

见大家仍一头雾水，王画家不由得侃侃而谈："诸位应该都知道，蜻蜓之所以点水，是为了向水中排卵，是雌蜻蜓繁殖后代的动作，而此画作上'点水'的蜻蜓却是只雄蜻蜓啊！"

大伙听了，纷纷凑到画前分辨，却依然摸不到头脑，有人不禁问："王兄，这雌雄蜻蜓长得都差不多

啊，你又是怎么断定画上这只蜻蜓是雄性的？”

王画家得意地说：“但凡点水的雌蜻蜓，它的尾尖上必有一个菜籽粒大的点，亮晶晶的，那就是它要排的卵，同时它尾巴的颜色是红色的。而画作上的蜻蜓，尾巴是青色的，更重要的是，尾尖没有卵，何来点水一说？所以这是只雄蜻蜓无疑。想不到程凡一世英名毁于一旦，败笔啊！”

听了这番话，众人一阵唏嘘，唯独李警官却对着程凡的这幅“败笔”看出了神……

几天后，在小青山山脚下的一户农家门前，蹲守的警察终于等来了一个人，那人骨架粗大，走路生风，一副孔武有力的样子。

众警察上前擒拿嫌犯，可这人身手了得，竟一连撂倒好几位警员。警察们好不容易才最终将此人制服，可等近前一看，大伙全惊呆了：这人竟是个女人。

后来，警察彻底搜查了这户农家，终于在地下室找到了被关押多日的画家程凡……

这次成功破案，李警官要感谢一个人，他就是对程凡的画作提出过质疑的王画家。原来当日，细心的画家一语道破程凡所犯的“常识性错误”，这引起了李警官的深思，作为一个久负盛名的花鸟画家，理应不会犯这种“低级错误”，难道是他故意为之？明明只有雌蜻蜓才点水，程凡却画成了雄蜻蜓，他莫非是想暗示“雌雄颠倒”？众人皆认为嫌犯是男性无疑，可或许嫌犯根本是女的。

有了这个大胆的假设，李警官立即派人排查，终于获得了新的线索：原来第一位失踪的男性曾交往过一任女友，后来他嫌女友没有女人味，对她始乱终弃。而这位女友，曾是市散打队的一员骁将。

有了这条线索，顺藤摸瓜，很快案情真相大白：这位散打队员失恋后受到了强烈的刺激，心性大乱，开始肆意报复男性，她把那些渴望艳遇的男人骗到山中，再痛下杀手……当日，程凡撞见她时，她正埋藏尸体。她以为罪行暴露，顿时对程凡起了杀意。可就在下手前，她看到了程凡的画具和画作，认出了这位近日在各媒体上都频频露脸的知名画家。她转念一想，自己急需一笔钱跑路，何不先留画家几天性命，逼他作画挣点钱？不想程凡在画上不动声色地留下了破绽，终让这名“女汉子”落入法网……

（题图：刘为民）



挖 田

□宋文奇



山顶来了挖田人

龙台山麓的龙台村里，住着龙老三两口子，夫妻俩年岁都大了，还坚持耕种着一块田。那块田叫山顶田，约五亩，位于龙台山最高处的山顶小盆地，在靠山壁一侧，有片沼泽，常年有水冒出。从龙老三记事起，山顶田的禾苗就不怎么长虫，从来不用打农药，所以这块田产的稻米特别好吃。

这年中秋，龙老三耕田的水牛寿终正寝了，他便买了台烧柴油的微耕机，俗称“铁牛”。下午，他扛着铁牛，正要下田，忽听身后有人喊“老哥”，龙老三一看，见山道上走来一男一女两个老人，扛着锄头，那老头身材矮，脸灰，眼小；老婆子身材高，脸黄，眼也不大。灰脸老头说：“老哥，我们两口子是专门帮人挖田的，你的田就不用铁牛耕了，我们帮你挖吧。”

挖田，是最原始的耕田方式，是以前没牛的农民没有办法的办法。一台铁牛耕，大体相当于两头水牛；而一头水牛，则要抵好几个人挖。看模样，两位老人比龙老三还要年长很多，怎么这把年纪还出来吃这碗饭？这么大一块田得挖多

久？再说，工钱又怎么算？

黄脸老太看出了龙老三的心思，说：“老哥，我们保证三天帮你挖完，工钱嘛，你看着给就是。”她还说，晚上随便找个地方给他们睡就好，吃什么都行。

灰脸老头说：“老哥，我们无儿无女，一辈子就靠帮人挖田过日子，赏我们一口饭吃吧。”说着把裤腿一撩，“扑通”一声跳下田，扬起锄头，“扑哧”“扑哧”挖了起来，老太太也跟着跳了下去。老两口挖田的速度还真不慢呢！龙老三看傻了眼，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，说：“两位先别忙着挖，先说说，你们挖一天多少钱？”老太太向龙老三比了个剪刀手。

龙老三问：“两个人两百块一天？”他随即飞快地盘算：这种挖法，一天两百块，如果三天挖完，工钱六百，不贵。自己刚买的铁牛还可以租出去。

老太太说：“不是两个人两百，是一个人二十。”龙老三听乐了：“二十？”老太太还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三十年前，我们一人只收两块钱一天，现在什么东西都贵了，我们也跟着涨了价。”

龙老三估摸这老两口脑袋有问题，不忍心欺负他们，就说：“我给你们每人八十块一天，每天两顿肉。”老头面露喜色，停下来，说：“好，有肉吃就行。”老太太也说：“就是，就是！”

老两口继续扬起锄头，“扑哧”，“扑哧”，挖得十分带劲。

饮牛石槽当脚盆

傍晚时分，老两口已挖了一亩多了。龙老三很满意，带他们回家吃饭。龙妻烧了锅五花肉炖萝卜，老两口吃得很香。饭后，龙妻给他们舀来半塑料桶滚烫的洗脚水，可老太太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老板娘，我们从来都是凉水洗脚，而且都是两口子一起洗，有脚盆没有？”

龙妻夸老两口感情好，便给他们拿了个洗衣服的大塑料盆。老太太看了，歉意地说：“有木盆没有？用胶盆子洗我们浑身会痒。”

龙妻有点不耐烦了，说没有。老头苦着脸，望了老伴一眼，忽然看见院子里有团黑乎乎的东西，老头脸上一喜，说：“那个东西正好！”老太太一看，也乐了：“那东西好，那东西好！”那是只牛饮水用的石槽，有两百斤重。

当下，老两口请龙妻往石槽里舀了大半槽凉水，二老合力连槽带水抬进了客房，然后把门闩了，不

久，便熄了灯，再无动静。

次日清晨，天未全亮，老两口就起了床，把石槽抬出大门，倒了水，放回原处。他们早饭也没吃，就出门挖田去了。当天，老两口挖出两亩大小的面积，效率极高，龙老三惊讶不已。

当夜，老两口又把石槽抬到卧室洗脚，同样是进去关门，很快熄灯，次日天没亮就又起来去干活。

第三天傍晚，老两口就把五亩山顶田挖完了，比他们承诺的提前半天完成。龙老三拿出四百块钱递给老太太，老太太却只收了两百。老头说："老哥，我们把土块铲得比较细，只要保住水，明年开春，不用耙就可以直接插秧了。"

老两口表示，如果龙老三满意，明年秋后，他们还来帮他挖，说完就乐呵呵地走了。龙妻愣愣地看着老两口走远，忽然说："我今天下午才发觉，客房床上的铺盖完全是老样子，没动过，这几天晚上，老两口好像没睡床。"龙老三说不可能，肯定是人家起床后又整理好了。龙妻眉头微皱，没说话。

次日早晨，龙妻在石槽里添上水，准备洗山芋喂猪，刚把山芋倒进去，突然抽了两下鼻子，说："他爸，你来闻闻。"龙老三疑惑地走过去，蹲下身子，嗅到一股浓浓的泥腥味，他说："大惊小怪，下过田的脚，洗脚水会是香的？"

人间再无挖田人

第二年，龙老三听了那位老头的话，没耙田就插了秧。秋收时，收成不仅没降，还比往年多了不少，龙老三很高兴，盼着那对老夫妻再上门。八月初十下午，灰脸老头和黄脸老太真来了，跟龙老三寒暄几句，两人就利落地挖起田来。

晚饭后，老两口仍然把那个石槽抬到屋里洗脚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再把洗脚水倒了后，上山去干活。

龙妻进客房察看，见床上一切照旧，她悄悄洒在席子上的一小片面粉，还是原来的样子，证明老两口没在床上睡。不睡床，又睡哪？

下午，龙老三的儿子来了个电话，说他们房产公司的老板准备在龙台山开发别墅区，那块山顶田要被开发成“观龙湖乐园”了。

傍晚，老头和老太收工回来，龙老三开口道：“老哥老嫂，那块田今年我们不种了，你们明天就不用挖了。”老两口异口同声地问：“那么好的田为啥不种了？”龙老三把开发商的计划说了，老两口愣了好一会儿，默默地接过工钱，走了，老太太还边走边抹泪。

龙台山“观龙印象”开发项目很快动工了，在山腰修建别墅群的同时，挖掘机开上了山顶盆地，山顶田很快变成了“观龙湖”。赔给龙家那百来万补偿款让儿子领了，他用这些钱低价拿了一套山腰小别墅，给自己和老婆住。另外在镇上租了套一居室安置父母。这天，儿子让父母帮忙打扫别墅，龙老三和妻子打扫着房子，心里都不是滋味。中午时分，两口子饿了，正准备吃自带的馒头，突然，别墅门口有人喊道：“老哥！”

龙老三一看，竟然是灰脸老头和黄脸老太。老太太说，他们这次不是来挖田的，是来请龙老三夫妇去他们家吃饭的。龙老三说：“这怎么敢当？你们住在哪里？”老太太一指远方：“牛头山顶。”

牛头山离龙台山有两公里，不算远。盛情难却，龙氏夫妇跟着老两口走了，不料刚爬上山顶，突然天色一暗，风雨大作。老太太往上边一指：“快进屋里躲雨！”那儿有间茅草屋，龙氏夫妇气喘吁吁地跑进屋里，却发现老头和老太都不见了，而茅草屋里，空无一物。

整整一下午的狂风暴雨，“观龙湖”决堤，导致山体滑坡和泥石流。龙台山别墅群整个被冲毁……

这天夜里，龙老三梦见了灰脸老头和黄脸老太，二老对他说，他俩本是在山顶田沼泽里修炼了千年的泥鳅和黄鳝，在龙家过夜时，他们化为原形，睡在装了水的石槽里。他俩为龙家挖田，是不想让修炼之所被烧柴油的铁牛污染。可惜山顶田没了，他俩也再不帮人挖田了，就搬到了牛头山上继续修炼。“观龙湖”决堤，二老早有预感。龙氏夫妇善待过他俩，今天“请客”，其实是为了救他们的命……

（题图、插图：谢 颖）

招聘真意

◆“大牛如云”意思是：我们公司属牛的同事比较多；

◆“有活力的技术团队”意思是：团队平均工作经历小于一年；

◆“徘徊在牛A与牛C之间的一群人”意思是：永不止步，从来没在牛B上停留过；

◆“提供住宿、班车及两餐”意思是：每周提供数小时与家人团聚；

◆“期权激励拿到手软”意思是：希望能弥补你看到基本工资后的手软；

◆“加入我们，给你足够大的发展空间”意思是：目前公司规模小于10人；

◆“公司计划短期内上市”意思是：您也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；

◆“千亿市场的探索者”意思是：目前没看清市场在哪。

（推荐者：刘国栋）

惊喜发现

◆每次理发都是一场赌博，赌上一个月的颜值！

◆同样的错不要犯两次，否则就熟练了。

◆每次去ATM机取一百元时，点钞的声音好像要给我几万似的。

◆其实每个人身边都有三种人在关心你：一种是关心你飞得高不高；一种是关心你飞得累不累；还有一种是关心你什么时候摔下来。

◆当你毫不保留地信任一个人，最终只会有两种结果：不是生命中的那个人，就是生命中的一堂课。

◆什么是“眼前的苟且”？什么是“诗和远方”？例如，它们分别是你的淘宝购物车和收藏夹。

◆围棋被人工智能攻克，拯救人类尊严的重任要靠麻将了。

（推荐者：小　娃）



细节一把抓

◆ 搬家时常见的两个场景："这什么东西？我为什么会买这个？""当时找了半天，原来你在这里！"

◆ 现在手机抢红包能让人抢到手软，你能抢到50元的劳斯莱斯购车代金券，20元欧洲十国游现金券，100元三亚海景别墅购房券，当然也有大红包，比如100万的买波音747飞机抵用券。

◆ 钥匙圈是一种十分实用的小工具，可以让你一次把所有钥匙都丢光。

（推荐者：野渡无人）

家长们太机智了

◆ 我妈会在遥控器上放两根头发。

◆ 小时候，我妈出门的时候，直接把有线电视的线带走了。

◆ 小时候，我妈出门就拉电闸。我再悄悄打开，可防不胜防，她回来后说电表数变化不正常。

◆ 我小时候偷看电视，在爸妈回来前半个小时开始用冰袋、毛巾降温，一切都打点好了，我爸爸一开门，说："你又看电视了。"他说，他是闻出来的。

（推荐者：周继红）

金句乐一乐

◆ 人生其实很简单，要么吃苦，要么吃土。

◆ 给暗恋的人发"我刚刚吃药的时候看到一条新闻"，如果他问你"是什么新闻"而不是问你"为什么吃药"，说明他不喜欢你。

◆ 我的心胸可以很宽阔，也可以很狭隘。比如说，我可以借给你9块钱，你甚至不用还，但如果你从我9块钱的麦辣鸡翅里拿走一只，我跟你没完。

◆ 我觉得人生有两个阶段性问题：第一，人为什么要上学？第二，人为什么要上班？答案很简单：第一，为了以后能上班；第二，为了孩子能上学。

（推荐者：潘光贤）

（本栏插图：陆小弟）

救人一命

一日，汉宣帝宴请群臣。席间，有位大臣不善饮酒，竟小便失禁。不巧这一幕被一个太监瞧见，他和那位大臣素有嫌隙，于是就大声禀告汉宣帝："陛下，有人竟敢在宫殿上解手！"汉宣帝怒不可遏，当下就欲以"大不敬"的罪名将那位大臣斩首。闯祸的大臣吓得瑟瑟发抖，谁也不敢替他求情。

"皇上，微臣有异议！"光禄大夫张安世起身说道，"何以证明大臣身上就是尿而不是酒呢？依微臣来看，这正是不小心弄洒了的酒。"一旁的太监反问道："光禄大夫又何以肯定是酒洒了呢？"张安世不置可否，径直走到那个大臣身边，趴在地上，舔了舔其潮湿的裤腿，众人看得目瞪口呆。好一会儿，张安世才抬起头，笑道："启禀陛下，看来确是误会，这正是酒啊！"汉宣帝也半天才回过神，思忖片刻，便摆手道："放人！"

酒宴结束后，那个太监又悄悄对汉宣帝说："皇上，谁都看得出，那个张安世是偏袒罪臣……"汉宣帝对他摆摆手，说："休再多言，朕心里明白！""可皇上您为何还要放人呢？"太监心有不甘地问。汉宣帝呵斥道："张爱卿如此仗义救人，而朕还要去杀人，岂不让天下人都骂朕不近人情？"太监一听，只好讪讪离去。

后来，有人问张安世："尝人溺，岂不恶心？"

张安世笑答："能救人一命，值了！"

（作者：蒋骁飞；推荐者：方兴珍）



县令巧"赔"衣

从前，有个叫赵芥堂的县令，路过一家裁缝店，看到有人吵架，很多人在围观。原来，一个农民不小心把挑着的粪水洒在了裁缝店门前，店主认为这事不吉利，非让农民脱下衣服把粪水擦干净。农民苦

苦哀求，店主就是不依不饶。

赵县令见状，走上前大声斥责农民道："人家让你用衣服把粪水擦干净，你理应听从，不然本官一定要加重罚你！"时值冬日，天气寒冷，农民脱下衣服，露着上身，擦着地上的污秽。围观的人都窃窃私语，怪县令帮着富人欺负穷人。

很快，农民把地擦干净了，店主十分满意。赵县令便问店主："这个穷苦的农民现在没有衣服穿，冻死了怎么办？"店主答道："大人说怎么办就怎么办！"于是，赵县令让农民在店内选一件衣服。农民战战兢兢地拿了件布衫，赵县令摇摇头说："这般单薄之衣怎能御寒？应当换件厚实些的。"农民便把布衫换成了棉衣。

"棉衣不如皮袄暖和呀！"赵县令说着，亲自选了件羊皮袄披在农民身上，点点头说，"这还差不多，你可以走了。"农民赶快挑起粪桶离开了，店主见了只能苦笑，心里却懊悔极了。

遇刻薄之人，有时不妨采取迂回战术，给其应得的教训。

（作者：张军霞；推荐者：郭卫阳）

画一百头骆驼

唐伯虎早年曾以画扇为生，他画技超群，家喻户晓。一天，有人要求唐伯虎在扇面上画出一百头骆驼，画得出的话，愿出三倍价钱购扇；若画不出，就要白拿走三把上等的扇子。

这分明是刁难，可唐伯虎也不恼，提笔就在扇面上画了起来，只见他画了一片沙漠，又画了一座沙丘，扇面就快填满了，也没画出一头骆驼来。来人看了，不免得意：区区方寸之间，怎能画出一百头骆驼来？看来是赢定了。

不料，没过一会儿，唐伯虎把笔一搁，说画完了。那人一看，唐伯虎在山丘的左侧画了一头骆驼的后半身，前半身被沙丘挡住了；在沙丘的右侧，又画了一头骆驼的前半身，后半身藏在沙丘后。

那人说："明明只有两头骆驼，还有九十八头没画呢！"

唐伯虎说了声"莫急"，又拿起笔，在画旁题了一首诗："百头骆驼绕山走，九十八头在山后，尾驼露尾不见头，头驼露头出山沟。"来人哑口无言，只得服输。

一座沙丘，藏起了九十八头骆驼，也把不可能变成可能。

（作者：赵元波；推荐者：丁香清幽）

（本栏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根据日本漫画家手塚治虫的漫画改编

人头瘤



□王新禧 编译

该死的它又来了

当代医学发达，却依然对某些罕见的疑难杂症束手无策。名医间黑男今天收治的这个病人，就属于这类棘手难题。

病人名叫加藤德良，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富翁，同时也是位大慈善家。他人如其名，相貌纯良，经常扶贫恤困，人人对他赞不绝口。可这位大善人最近却得了个怪病，患处在右腿膝盖上。当间黑男卷起病人的裤管后，不禁“啊”地惊呼出声。行医济世四十年，这样恐怖的病症还是第一次见：一个不大不小的瘤，就长在前膝髌骨处。肿瘤形似人头，眉、目、口、鼻俱全。只是眼睛还紧闭着，尚未睁开。

间黑男强抑住恶心和恐惧，询问病人何时得上这种怪病的。加藤吞吞吐吐地说：“这、这个瘤，半年前刚出现时，还只是个小疮口，慢慢地越变越大，后来瘤上还出现了五官，真是吓死人。”

说到这里，加藤忽然“哎哟哎哟”地叫唤起来：“痛，又开始痛了。”他急急从一个手提袋里，掏出一片肥肉，放在人头瘤的嘴边。人头瘤慢慢张开嘴巴，将肥肉吸进口中，

咀嚼了几下。加藤轻吐一口气，说："每次一痛，只要喂它吃肉，就能止痛。不过等到下次发作，痛得更厉害。"

间黑男却倒吸一口凉气，问："你打算把它切除么？"加藤点点头，说："对，越快越好。我已经无法忍受这种折磨了。"

"好，我立刻为你做切除手术。"间黑男填写着手术预约单，突然，一个声音传来："医生，你不能切除我，你会后悔的。"间黑男循声望去，竟然是人头瘤在说话。间黑男问："难道你会思考？"人头瘤恶狠狠地说："你们欺负我眼睛还没睁开，想尽快解决我，是吗？我警告你们，这样做，只会得到更严重的后果。"

加藤哀求间黑男道："医生，别听他的，我才是受害者。我请求您尽快动手术！"间黑男又望了一眼人头瘤，人头瘤的嘴角闪过一丝不屑。间黑男牙一咬，说："马上进行手术！"

对于技艺精湛的间黑男而言，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切除手术，很快就完成了。加藤醒来后，在医院休养了几天，千恩万谢地离开了。

可是三个月后，加藤又回到了医院，这回他的脸上，裹着一道道纱布。间黑男见他这副模样，问道："怎么？上次的病复发了？"加藤颤抖着说："医生，那恶心的瘤不但又出现了，还比上回更可怕。"他解下脸上的纱布，带着哭声说："这回瘤长到脸上来了！"

果然，那个人头瘤比先前大两倍，几乎快要盖住加藤整张脸。间黑男也感到恐惧了，他定定神，说："这种状况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"加藤痛苦地说："医生，再帮我做一次切除手术吧！"

间黑男说："好，但手术前，我要彻底查清病灶。"他让加藤躺到病床上，取来麻醉剂，打算从人头瘤上切下一小片做病原体检测。哪料想冰冷的刀锋刚触碰到那瘤，人头瘤忽然睁开双眼，冷冷地说："医生，我这回可看清你了。"

请让我们一起死去

间黑男尽力让自己保持平静，和缓地说："看来你拥有自我意识啊！这样也好，我们可以谈谈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呢？"

人头瘤忽然变得语气沉重："医生，我请求你，让我和这个人一起死去吧。请相信我，这是最好的选择。"间黑男摇摇头，说："作为医



生，救死扶伤是我的职责，无论你有怎样的理由，都不能阻止我拯救病人。”

人头瘤神情沮丧，慢慢闭上眼睛，不再说话。间黑男轻挥手术刀，切下一小片瘤体，送去化验室检测。三天后结论出来了：皮下脂肪异常繁殖，可能是寄生胎造成的。间黑男的心情轻快了些，虽然寄生胎极其罕见，但还是可以治愈的。于是他打电话通知加藤，来医院做了第二次外科切除手术。

一周后，间黑男亲自为加藤拆除层层纱布，加藤担心地问：“那个该死的瘤不会再出现了吧？”间黑男很有把握地说：“请放心，我这回与世界各国的肿瘤权威都通过电话，他们对手术予以了指点，而且我把病灶也清除了，一定没事了。”加藤点点头，松了口气。

纱布被拆掉了，间黑男见加藤脸上的皮肤光洁平滑，十分欣慰。加藤急切地想要照一照镜子，间黑男取来一面镜子给他，叮嘱他多休息后，就转身准备离开。他正要开门，身后却一声惨叫：“太恐怖了！医生，医生！”间黑男回头一看，发现加藤的脸上竟然又长出了一个人头瘤，而且瘤的面相比先前更凶恶、更狰狞。

间黑男惊呼道：“啊！不可能！我已经把你切除了啊！”人头瘤张开眼睛，盯着间黑男看了一会儿，突然流出白色的泪水：“医生，求求你，让我和他一起死吧！这是唯一的法子。”间黑男怒气上涌，骂道：“可恶！你这个丑陋的怪物，又怎能明白医生的天职？我不准你伤害我的病人！”人头瘤听了，默默闭上双眼，再次沉寂。



加藤的精神已经快崩溃了，他愣在那里手足无措。间黑男在病房里踱来踱去，却依然一筹莫展。这时，加藤突然高声咒骂：“该死的怪物，你怎么不去死！”

间黑男猛地灵光一

闪："死？死……没错，死！"他从医疗包里抽出一把锋利的手术刀，走到加藤面前。加藤吓了一跳，颤抖着声音问："您、您要干什么？"间黑男冷冷地说："我要你死！"加藤惊得直打哆嗦："为、为什么？"间黑男铁青着脸答道："那怪瘤的目的是和你同归于尽，只有你死了，它才能永远消失。"

"哈哈哈，的确如此。"人头瘤突然又睁开眼，感激地说，"谢谢你，医生。如果你救了他，会害死无数人。"间黑男疑惑地问："救他一个，害死无数？你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"

人头瘤沉吟片刻，说："好吧，就把秘密告诉你吧！"加藤却慌张地阻止道："别，不要说。"人头瘤不理会他，继续说："很多人都以为这位加藤先生是位大善人，其实他是个从头坏到脚、坏到流脓水的伪君子！他那吃人不吐骨头的发家史就不说了，这几年他向议员行贿，在海边建了多座化工厂，不但污染了天空，还暗中把有毒废料直接排进海里，无数人因此染上种种怪病！可是他在政界有保护伞，谁也治不了他。医生，你说这样的人该不该死？"

间黑男大吃一惊，近年来医院确实收治了不少因海洋污染而得病的患者，他知道人头瘤没说谎。间黑男又问："那么你呢？你也是因化工污染而生出来的吗？"人头瘤叹了口气，说："至于我的来历，你还是不知道为好，反正说了你也不信。好了，动手吧！"

灵魂也得活着

间黑男点点头，一挥手，闪电般将刀刺进了加藤的心脏。

一周后，又到了拆除纱布的日子。间黑男为加藤解下一层层的纱布，加藤再度提心吊胆地问："医生，这次该痊愈了吧？"间黑男信心十足地答道："没问题！我的刀法在业界数一数二，这次虽然把刀刺进你的心脏，但只刺破了表层，并不致命，我趁机再次做了瘤切除手术。相信你的假死，已经瞒过了那怪瘤，不会再复发了。"

加藤小心翼翼地捧着镜子，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脸。间黑男也想验证结果，就在一旁陪着。两人等到天色都黑下来了，人头瘤果然没再出现。

加藤整个人都轻松了，他拿出自己随身带的皮包，笑着对间黑男说："医生，您做得很好，我要重



重答谢您。”说着，加藤在皮包里摸索了一阵，突然掏出一把消音手枪，将枪口指向间黑男。

间黑男先是一惊，随即又平静下来，冷冷地说：“看来你确实不是好人。”加藤依然微笑着，说：“医生，您治好了我的怪病，我一辈子都会记住您，但您既然知道了我的秘密，便再也不能活在世上了，永别了！”加藤说完，正要扣动扳机，猛然感到面部一阵奇痒。他慌了神，急忙去照镜子，镜中又一次出现了一张恐怖的人脸，人头瘤再次出现了，而且彻底包裹住了加藤的整个头部。加藤就像失去自我意志一般，抬起举枪的手，将枪口抵住了自己的太阳穴。

间黑男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你要杀死他吗？你究竟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一直不能根除你？”人头瘤扭曲着面孔，说：“医生，你听说过‘魔由心生’吗？一个人欲念横生、天良丧尽的时候，内心便会被魔鬼占据，但天地有平衡之道，至恶必有至善牵制。我其实就是加藤德良被排挤的良心所化，只要加藤心中恶念不灭，代表善念的我也永远不灭。大半年前，加藤在视察化工厂时，曾不慎跌入被污染的海水中，后来我就慢慢有了外在形态，还越长越大……”

间黑男若有所思，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对于你的出现，我也有科学的解释。这应该是病态多重人格的一种极端表现，病患内心有极其隐晦的心事，却无法对人说出，只能长期压抑，渐渐在心里化成了另一重人格。当遭到化学污染导致身体变异时，另一重人格便被导引出来，变成了一张人脸。”

“就算是这样吧。”人头瘤笑了笑，五官扭曲得愈发厉害，“现在，我已经包裹住了加藤的脑部，控制了他的神经。请不要阻止我，让我这可怜的灵魂和加藤肮脏的肉身一道，得到永恒的解脱吧！”说完，它苍凉一笑，闭上了双眼，加藤不由自主地扣下了扳机。

间黑男望着加藤的身子倒下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蹲下来，看着加藤的脸，脸上的人头瘤正在慢慢消退。那瘤在彻底消失前，说了最后一句话：“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，但是，证明一个人活着，不单看肉体是否存在，更重要的是，灵魂也得活着。”

间黑男默默咀嚼着这句话，良久良久……

（题图、插图：佐　夫）

青石墙，麦秸房，好闲姑娘屋里藏；篱笆院，土坯房，窈窕佳人会情郎……



千里姻缘

□张成磊

从前，青州郊外的沂莲山下有一户农家，当家的是张老汉，妻子早已病故，留下一个女儿。

这天，酷日当空，张老汉正在院子里满头大汗地种菜，忽然进来两个人，前面一个锦衣公子上前便拜：“岳丈在上，小婿这厢有礼了。”

张老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问：“我与你素不相识，何来你这女婿？”

后面一个看样子是公子家的仆人，他一边打量着院落，一边说：“就是此地，就是此地！”然后，他上前对张老汉说：“老人家您先莫急，

且听我说。"

原来这锦衣公子乃山东海曲县王家公子，今年已二十有二。王老爷找算命先生刘半仙给儿子看姻缘，看看儿子啥时成亲。刘半仙掐指一算，对王老爷说："恭喜，恭喜！今年正是贵公子的婚庆之年。"王老爷大喜，又问："那新娘子在何处？"刘半仙把手朝西一指，说："新娘子在千里之外的一处山脚下。"于是，王老爷就让家人王七陪公子千里迢迢来到此地寻亲。

张老汉有点不明白，问："那你又怎知我家小女就是你家公子要寻之人呢？"

王七说："当日，刘半仙特意留言道——'青石墙，麦秸房，两只山鸡竹里藏。'您看，您家院子皆与刘半仙所言相符，定是此地无疑。"

张老汉这下乐开了花，回头冲麦秸房里喊道："麦花，你娘说你日后会嫁大户人家，今日看来她料事如神啊！快，如意郎君当真寻你来了，不要整日窝于房中，快快出来见客呀！"

话音刚落，草帘一掀，麦秸房里出来一个少女，可她只背对着王公子道："公子既然千里迢迢寻到此地，定是上天冥冥中早有安排，可你知晓我相貌是俊是丑？"

那王公子好像也正担心这一点，就说："烦请转过身来。"

少女说："不！若你看了我的相貌，怕是会说找错了门！"

少女这么一说，那王家公子心里立时忐忑起来：听这小女子的言语，莫非她容貌奇丑？

少女见王公子忽然不作声，心里失望，便赌气道："那算命先生之言或许不假，可千里之远，难免你寻错了门，公子不妨去别处再看看，没准还能觅到另一处'青石墙，麦秸房，两只山鸡竹里藏'。"说罢，她进了屋，不再露面。

王家公子只好退出张家院落，在附近找了起来。这一找，当真另有发现……

过了半个月，王老爷专门派人抬了一顶花轿，要把儿子找到的意中人接回山东。不过，这"意中人"不是张老汉的女儿，而是南山坡下的黄家阿蓉。

听说王家派大轿接的新娘子是黄家阿蓉，那张老汉急了，就在半道上拦住王公子说："你明明要寻的是'青石墙，麦秸房，两只山鸡竹里藏'，据我所知，那黄家乃是'篱笆院，土坯房，一只黄狗汪汪汪'，

与当日刘半仙所言并不相符啊！”王公子说：“来，来，你随我一起去黄家瞧一瞧。”

张老汉跟着王公子到了南山坡下，只见黄家青石墙垒得又厚又高，三间簇新的麦秸房立在院子当中，两只山鸡正在一片竹林里“咯咯”地叫着刨食……

张老汉一看傻了眼，喃喃说：“不对，不对，黄家从前可不是这般景象的……”

王公子一笑：“从前不是这般，但此时确是‘青石墙，麦秸房，两只山鸡竹里藏’啊，与我要寻的人家一模一样啊！”张老汉又惊又恼，心有不甘地离去了。

黄家阿蓉被接到王家后，王老爷挑选了良辰吉日，让一对新人完婚了。洞房花烛夜里，阿蓉悄悄问相公：“那日你来我家院外窥探，我正伺候瘫痪的老母，未曾留意到你在屋外。我自知相貌平平，又不懂得梳妆打扮，况且我家‘篱笆院，土坯房，一只黄狗汪汪汪’，与你要寻的人家相差甚远，你为何偏偏选我为妻？”

王公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只因娘子人好心善啊，丈母大人重病卧床多日，娘子体贴服侍，不离半步，足见孝心。娘子怎说自己相貌不如人？那日娘子替丈母大人轻轻打扇，自己却汗湿衣衫，那般情景让为夫看在眼里，顿生爱怜，此般女子乃天下最美。‘人以孝为先’乃是我王家世传家训，娘子乃良家孝女，我岂有不娶之理？”

王公子还告诉阿蓉，王老爷听说阿蓉是个懂得尽孝之人，很是高兴。为使黄家不被人说闲话，王老爷专门出资给阿蓉家建出了“青石墙，麦秸房，两只山鸡竹里藏”的新家园。至于张老汉的女儿，虽然后来听说她其实貌美如花，但那又如何？她一天到晚，只知躲在房里享清闲，独留老父在日头底下种地劳作。此般好逸恶劳之人，定是家风不严，家教不济，纵是家财万贯，也难叫人喜欢啊！

阿蓉听相公这么一说，娇羞地依偎到他的怀里……

（题图：陆小弟）



儿子是警察

□李代金

克劳德是一个重刑犯，被判了十年徒刑，可他并不想把生命浪费在监狱里，于是私下串通了几个狱友，谋划越狱。

这天是周末，克劳德和其他重刑犯们被安排参加教育讲座。没想到一走进教室，克劳德就看到了讲台上有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是他的儿子安迪！安迪穿着警服，显然是一名警察。克劳德心里五味杂陈，以他现在的身份，他实在不好意思去和儿子打招呼，于是他低着头，坐在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。

“爸爸，你好！”安迪竟然主动走了过来，克劳德只好朝儿子点了点头。可一扭头，克劳德就发现所有人都在看着他们父子俩。那一刻，克劳德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。

课后，有个囚犯对克劳德说：“你儿子是警察，不错啊！”克劳德听了这话，心里却很不是滋味，这话是赞扬儿子，当然也是在嘲笑他了。还有囚犯悄悄对克劳德说：“没想到你儿子在这里工作，我们越狱的时候，只要他肯帮忙，那我们就一定能成功！”克劳德瞪了那人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
这天晚上，克劳德把那几个准

备越狱的同伙叫到一起，他认真地说道："我决定取消越狱计划。如果你们谁敢越狱，那就是跟我过不去！"听了这话，大家都傻了，当初提出越狱的人是克劳德，现在更有条件越狱了，他却要取消行动，这是在开玩笑吗？

看着大家埋怨、愤怒，还有些不解的目光，克劳德跟他们解释起来："从前，我准备越狱，是只为我自己着想，只想着逍遥法外。现在，我儿子是这里的警察，如果我越狱的话，不管是否成功，他肯定都会受到牵连。他从小就想着当一名警察，我不能毁了他的梦想啊！这些年，我只顾自己在外面吃喝玩乐，没有好好关心过他，现在我只想好好服刑，争取早日出狱！求求你们，别再越狱了！"

听了克劳德的话，看着他湿润的眼睛，大家也都跟着红了眼眶，原来凶狠的克劳德是为了儿子才放弃越狱的。他们不禁想到了自己和家人，感慨万千，都下意识地点了点头。有人说道："好，放弃行动！为了自己和家人，好好服刑，争取早日出狱！"克劳德听了，松了一口气："谢谢你们！"

从这以后，克劳德在监狱里积极改造，表现优秀。他还常常能在听讲座时见到安迪，每次安迪都会上前打招呼说："爸爸，你好！"虽然只是一句简简单单的问候，却给了克劳德无穷温暖。

八年后，减了刑的克劳德刑满出狱了。那天，安迪来监狱门口接他。克劳德回头望着监狱的大门，感慨道："我再也不要回到这里了！"安迪笑笑说："我也不要再回来啦！"克劳德一听，奇怪地问："可这是你的工作啊，你怎么能说不干就不干了？"

安迪冲父亲眨眨眼，道出了一个秘密：原来，监狱早就听到了克劳德要越狱的风声，于是找到他的家人，希望家人可以劝他放弃这个危险的念头。儿子安迪得知此事后，并没有急着和父亲见面，而是找到监狱长，说出了自己的计划。他希望到监狱当一名义工，隔三岔五能来监狱露一露脸，条件就是要求穿警服。他说只要爸爸看到他，以为他是这里的警察，一定会放弃越狱的……

克劳德恍然大悟："安迪，是你救了我啊！"

安迪抱着爸爸，说："爸爸，真正救你的人，是你自己啊！"

（题图：佐 夫）



本期话题：讨工钱的故事

古往今来，向存心赖账的人讨要工钱一直是件令人头疼的麻烦事。在无法利用媒体曝光、法律维权等追讨手段的古代社会，劳动人民想要回自己的血汗钱，更多是凭借一颗聪明的头脑……

无把水瓢

从前有个卖木货的董老板，为人刻薄，唯利是图。有一次，董老板让一个木匠在半个月内做出一百个水瓢，每个水瓢给铜钱五个。

木匠紧赶慢赶，十来天就做好七十个水瓢了。董老板假装很满意，说要请木匠喝酒。可还没喝几口，木匠就开始拉肚子，直拉得浑身无力。木匠怀疑董老板在酒里做了手脚，可董老板却死不承认。木匠只好自认倒霉，休息了三天才重新开工。等他把一百个水瓢做好，已超了期限，董老板便以此为由，硬生生扣了木匠大半的工钱。



打发走木匠，董老板开始盘算用这一百个水瓢再赚上一笔。想什么来什么，这天，店里来了个外地客商，要买水瓢。董老板拿水瓢给他看，客商却说要无把的那种，况且三天内要凑齐一百个。董老板虽然奇怪，但人家要得急，价钱出得挺高的，他便不再细究，忙说："无把水瓢有，三天后准交货。"客商很高兴，谈好价钱，说自己住在悦来客栈甲字房，然后就走了。

时间紧，找不到人干活，董老板只得去找原先那个木匠，请他把水瓢把锯掉，工钱从优。他好话说尽，还把之前克扣的工钱补给了木匠。木匠不计前嫌，连夜把活儿做完，领了工钱就走了。

三天后，董老板去悦来客栈通知客商取货，却被告知，那个客商

昨晚就结账走了，走前还给他留了一封信。董老板拆信一看，上面写着："水瓢岂能无把，实为天下笑话；劝你今后做人，切莫刻薄奸诈；如不幡然悔改，打你满地找牙。"董老板晓得自己上当了，气晕过去。

原来，那天木匠从董老板家出来时边走边骂，恰好被路过的一位义士听到，义士便替木匠出了这么个主意，帮他讨回了工钱。

两个字

江员外的老婆，为人刻薄，人们背地里都叫她"母蚂蝗"。

这天，长工们找母蚂蝗结算工钱。母蚂蝗道："在我家帮工，不光要手脚勤快，还要嘴皮子利索。你们每人给我讲个笑话，只能是两个字，头一个字，要引得我笑；后一个字，要逼得我骂。说得出的就开工钱，说不出的，就莫怪我！"

长工们急了，个个抓耳挠腮，答不上来，被母蚂蝗一个个赶了出去。最后轮到杜老幺，杜老幺说："若我说得出，你得把九个人的工钱都开出来！"母蚂蝗心想，这杜老幺八成是被逼急了，谅他也说不出来。母蚂蝗摸出银钱往桌上一放，说："你倒是说说看！"

杜老幺眼珠转转，想了起来。这时候，一条大黑狗突然从门边蹿了进来，差点把母蚂蝗撞倒了。母蚂蝗不禁骂道："找死啊，畜生！"

杜老幺却对着大黑狗，喊了一声："爹！"母蚂蝗一愣，忍不住大笑起来："哈哈哈！你认这畜生当爹啊！"杜老幺忍住火，转而对母蚂蝗叫了一声："妈！"母蚂蝗听了破口大骂："你在骂我是母狗呀！我看你是找死啦！"

杜老幺冲她笑笑，揣起桌上的银钱，与几个穷哥们分工钱去啦！

六尺布

有个财主，找了个老实巴交的裁缝到家里做衣裳。裁缝辛辛苦苦两个月，终于做好了全部的衣裳，去找财主结工钱，可财主皮笑肉不笑地说："我这里还有一块布，你给我留六尺下来，剩下的给我做条长裤。做好了，我马上给你结账，一分不少你的！"

裁缝把布拿回去一量，总共才六尺长，还怎么做长裤呢？他知道是财主有意克扣他的工钱，心里气极了。裁缝盯着那块布看了一会儿，

突然有了主意。他拿起布，扯下了一条半寸宽、六尺长的贴边，往旁边一甩，再将那段布几下裁好，缝成一条裤子。

裁缝又去找财主结账，财主冷笑道："裤子呢？"裁缝晃晃手里的裤子，道："做好啦！"

财主从裁缝手里夺过裤子，穿起一看，不肥不瘦，不长不短，合身得很。他头一偏，又问："还有六尺布呢？"

裁缝抓起那布条抖了抖，说："在这里呢！你尽管来量，六尺长，不短一寸一分！"

财主瞪眼瞧了半天，屁也放不出来，只好照付工钱啦！

鬼话碰瞎话

有个叫黑牛的长工，向一个姓叶的老板要工钱，叶老板说："我昨晚做了个梦，梦见我家祖先说，他的坟墓定错了方向，你要是能说出正确的方向，我就给钱。"黑牛没辙，只好跑去找朋友帮忙。

朋友听了，笑着说："他讲鬼话，你就讲瞎话呗！"当天夜里，朋友让黑牛手拿一把白米，溜到叶家祖坟前撒下，然后在东南方向，用脚跟踩两个深深的脚印。

第二天一早，黑牛邀了两个长工当旁证，对叶老板说道："你家祖坟的确是葬错了方向，是应该向东南方的。"不出所料，叶老板"嘿嘿"一笑，说："你说错了，我祖先托梦于我，是说应该向西的！"黑牛倒不急，问道："东家，你做梦后翻身了没有？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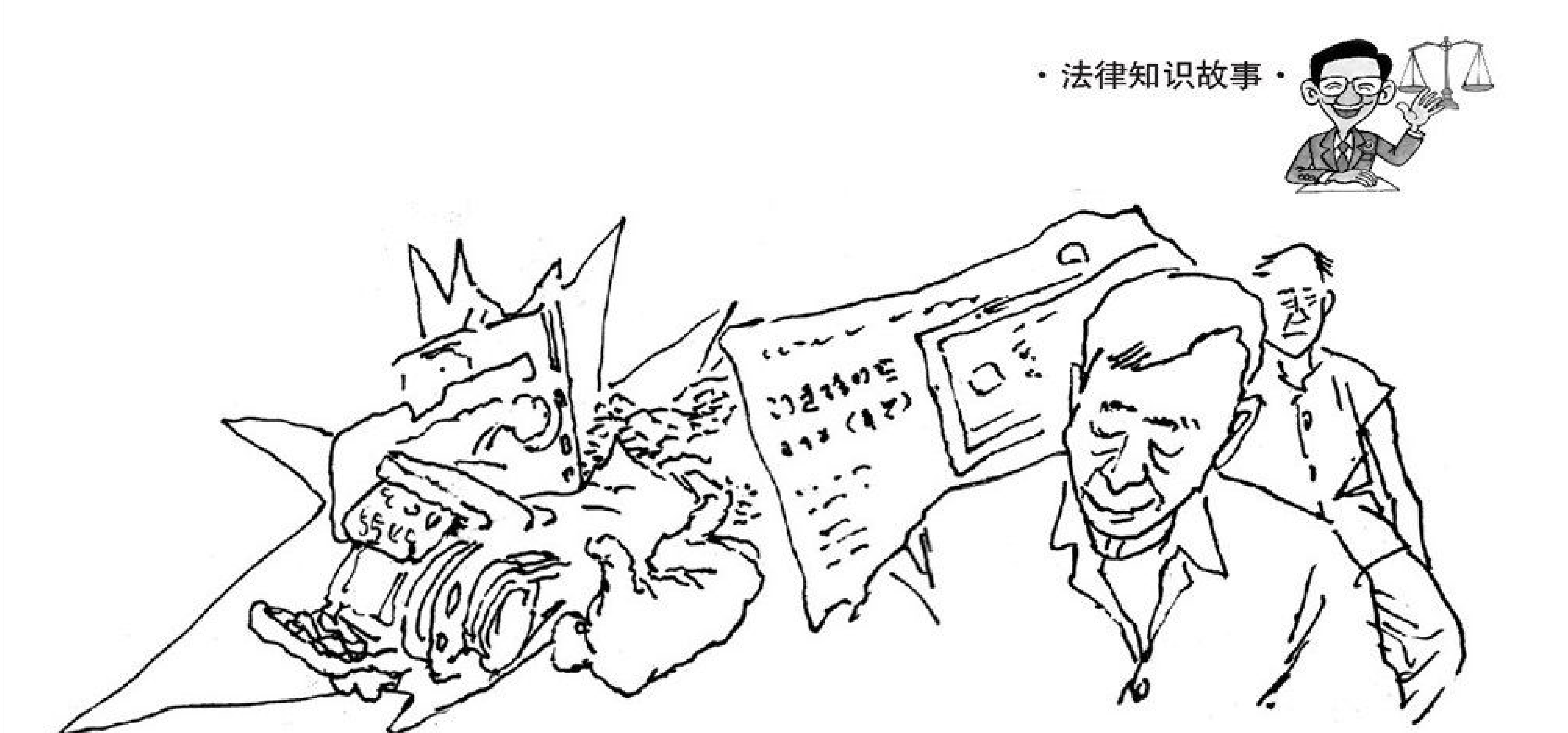
"睡觉岂有不翻身之理？"黑牛得意地说："这就对了！你祖先肯定是告诉你向东南的，可是梦后一翻身，梦就记得不全了。"

接着，黑牛又说道："昨天我想，坟墓定向这种事，神鬼肯定知道。所以天一黑，我就往嘴里塞了把米，跑到你家祖坟上，头朝东脚朝西躺下装死。到了半夜，果真有两个黑鬼来了，见我嘴里生了'白蛆'，当我真死了，就说，'这户人家不识风水，不但祖上葬错了位置，又把个死尸放错了方向……'说着，只觉得两双冰手把我转了个方向，接着就没了动静。等天亮，我才爬起来，用脚跟留了个印。"

听完黑牛的讲述，叶老板跑到祖坟前一看，果然是这么回事。他想：祖宗竟然显灵了。于是，他当即把黑牛的工钱给结了。

（搜集整理：酸　糖）

（本栏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是帮工还是帮忙

□ 彭振林

阿海和老徐是邻居，平时关系不错，可偏偏因为一次帮忙，两人却闹上了法庭。

原来，三月的一天，阿海要将新划的一块宅基地填土加高。他花钱请了一辆手扶拖拉机来拉土，同时还请来老徐和另一位邻居老杨帮忙往车厢里上土。不过，老徐和老杨说好只是义务帮工，不用支付工钱，只管早、中、晚三餐。

那天中午，眼见一车厢土已经上满，司机却因闹肚子去厕所了。老徐以前也开过手扶拖拉机，为了不耽搁时间，他就主动对老杨说："干脆我来帮忙将这车土送过去。"说完，就自己驾驶拖拉机径直往新宅基地去了。然而，此时宅基地上因为填土，形成了一定坡度，老徐开着拖拉机往上爬时，不料车头翘起，一个侧翻下去，拖拉机的车把将老徐的左胳膊压住，疼得他大呼救命。周围的人赶紧将老徐送到了医院。经诊断，老徐左胳膊骨折。因为是为自家的宅基地拉土受的伤，阿海替老徐预交了五千元的住院费。

过了段时间，老徐要出院了。在办理出院手续时，除去阿海预交

的五千元，还要掏四千多元才能结清住院费。考虑到这次受伤，自己确实也有责任，老徐没有再找阿海要钱，自己把余款付清了。

老徐出院后，阿海也来探望了他，却始终没有再提住院费的事。老徐的家人开始埋怨开了："好生生的人给他帮忙受了伤，误了工影响收入不说，他阿海连住院费也不付全，真是太不近人情了。"

听了家人的话，老徐看看自己提不起劲的左胳膊，也越想越来气，于是他来到阿海家，要求他承担全部住院费。

阿海很干脆地回答说："我请你是帮忙上土，又不是请你开车，你擅作主张把自己弄伤了，怎么好意思要我出全部的医药费呢？"老徐也不服气："如果你不找我给你帮忙，我能受伤吗？"阿海说："实话对你讲吧，我也打听过了，这事我根本就不用赔钱，那五千元我都出得冤枉，如果你胡搅蛮缠，我可以去法院申请要你返还。"

老徐咽不下这口气，便一纸诉状将阿海告上了法庭。

可是让老徐失望的是，法院经过审理后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

律师点评：

《是帮工还是帮忙》这则故事涉及的一个法律问题，即如何区别义务帮工与普通帮忙的界限以及产生的法律后果。

根据法律规定，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时，被帮工人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。但关键是，帮工人的帮工活动，须受被帮工人的指挥，否则，就不能认定为帮工关系而当属普通帮忙。

故事中，一开始老徐的帮工行为即为填土，对此，阿海是知晓并能控制的，但事后的驾驶拖拉机行为，阿海主观上不知晓也难以预料和控制。最为重要的是，阿海根本没有要求老徐这么做。所以，法律上不认定老徐是义务帮工，而视为普通帮忙，一般情况下阿海是不需要赔偿的。

（题图：丁德武）

2016年6月（下）动感地带答案

神探夏洛克答案：动物和人类的血液中含盐量不同，人类的血液更咸一点。因此稍微尝一下两种血液就可以分辨出来了 。

思维风暴答案：圆圈＝7。根据图形的边数可得知：三角形加长方形共7条边；菱形加三角形共7条边；圆圈减1等于6条边。

小时候，也曾想拥有一匹骏马，在那广阔天地间，驰骋万里，勇往直前；长大后才发现，能做的，只是在这钢筋水泥间，小心翼翼，迂回向前。直到再次见到你啊，梦中的骏马，你带回了风的速度、汗的温度，还有我自己的心声……



骏马黑玫瑰

□侯晓琪

1.职业失误

左亦婷的职业是医生，爱好却是骑马。

这爱好是她跟科主任学的。科主任是个老头，年轻时当军医，马骑得倍儿溜。现在年纪大了，又转业到了地方医院，骑马的机会少了，但随着城郊开了家马场，他马瘾复发，隔三岔五要去骑上一回。他还常向同事们灌输骑马的好处："骑马可以锻炼人的平衡与协调能力，提升人的气质内涵，更有神奇的减肥与塑身功效。"

最后一句话的杀伤力可太大了，作为女孩，谁扛得住这个诱惑啊！跟着科主任去骑了几次马后，

左亦婷就被煽惑上了道，不仅在马场办了会员卡，而且几天前，还买了匹马寄养在马场，加入到了都市骑手一族。

这天黄昏，左亦婷又开车到了马场。停好车进了场，就不断有骑友同她打招呼："左大夫，今天下班这么早啊？"左亦婷勉强打着哈哈，转过头却又沉下了脸，心里感觉腻味透了。今天之所以来得早，是因为她这两天根本就没上班。

问题就出在科主任身上。

几天前，左亦婷在门诊坐诊。来了位病人，说自己有高血脂冠心病史，最近感到胸很闷，而且左肩区常有隐痛。左亦婷给他开了检查单，结果查出是心脏供血方面有问题。询问了一些其他事项后，左亦婷给病人开了他汀类药物，主要起到降血脂、通血栓、改善心血管供血的作用，同时，她嘱咐病人过两天再来复诊。

这本是左亦婷一天看过的近百个病患中的一个，她甚至连病人长啥模样都没记住，但没想到第二天，科主任在查看病历时，却叫了起来："亦婷，为什么不给他做心脏超声？"左亦婷回答说："我瞧他气色不错，脸色红润，双目有神，应该是冠心病引起的一过性胸痛，应该没问题吧？"

科主任听了，立马变了脸，道："根据检查报告来看，病人可能有心梗或其他心脏病变隐患，只有配合心脏超声才能有助于明确诊断。如果患者是心肌梗死的话，那么一至四天后就可能发生心脏破裂而死亡，而你给他开的他汀类溶栓类药物，万一溶下的血栓堵住血管，将会使破裂时间大大提前。"

左亦婷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可她当着诸多同事，一时还有些拉不下脸面，便小声说："我告诉他两天后来复诊了。"科主任把病历往桌上一摔："还在强辩！万一他忘了呢？你应该当时就给他做彩超！"说完，他怒冲冲而去。

左亦婷快哭了，心里委屈极了，觉得科主任站着说话不腰疼。现在医患矛盾这么紧张，万一彩超检查出来没问题，患者会认为她是过度诊治，替医院创收，好自己吃回扣，到时人家发起飙来怎么办？

虽这么想，但左亦婷还是赶紧按病历上的地址联系了那位病人，却发现那个地址是假的，甚至连病人的名字"马八奥"都像是随意捏造的。两天过去了，那个病人没来复诊，医院也没接到过有关心血管方面的重病患，左亦婷暗自庆幸：



看来主任是危言耸听，把事总往最坏的方面想。也难怪，职业病嘛。

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，谁知科主任不知脑子搭错了哪根弦，有事没事都要把这件事当反面教材拿出来大讲特讲一番。没几天，这事就传遍了全院。同事们在背后议论纷纷不说，原先医院里好几个上级部门早就看中了左亦婷的能力，暗地里想把她挖过去，现在知道她是这么个不负责任的马大哈，一时也就对她没了兴趣。

左亦婷一下子从人人抢手的香饽饽，变成了没人要的剩馒头，她对科主任埋怨开了：您一个国内心血管领域的学术带头人，犯得着跟一个普通女医生没完没了地过不去么，这还让不让人活了？她越想越气，一怒之下，竟把一纸辞呈拍在了科主任的桌案上，理由只有四个字："心力交瘁。"

科主任也愣了，半晌，才开了口："你最近太累了，也该休息休息了。我给你三天假，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。三天后无论你是什么想法，我都支持。"

左亦婷回到家，胡思乱想了两天，时而觉得自己做得对，医生这个职业压力太大，辞了正好一身轻松，但又一转念，想到自己一路走来不容易，还有治愈病患的成就感，她又有些舍不得。

盘算来盘算去，她心里还没个准主意。心烦意乱之余，她就想起了骑马。也许骑在马上，在天地间跑一跑，出一身汗，能有助于她冷静下来，做出正确的抉择。

2.黑色老马

办好手续，左亦婷从马房领出自己新买的马匹。这是匹黑色骏马，马颈如弯弓，耳小如凿，身材高大，四肢强壮，浑身上下只有脑门上有块巴掌大的星形白斑，显得极为神骏。左亦婷叫它"黑玫瑰"，可这马走起路来却似乎极为谨慎，生怕一不小心踩到地雷似的，左前肢总小心翼翼地收着力。

左亦婷曾请马场的兽医看过，兽医说它的前肢没问题，不是蹄叶发炎也不是受了伤。马是记忆力超群的动物，怕是以前出过什么事，让它"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"，养成了这个习惯。

左前肢不能很好受力的话，马蹄不磨损，马蹄的角质层就会以每月将近一厘米的速度生长。若不及时修剪，马蹄就会变形，影响骑乘。想到这，左亦婷借来了把修蹄铲，



想修一修它的左前蹄子。可左亦婷毕竟是生手，没有相熟的骑师帮忙，任她“哼哧哼哧”地瞎忙了半晌，那匹马却护着宝似的，始终不肯把左前蹄亮给她。她无奈地放弃了，有些气恼地拍了拍它：“黑玫瑰，你怎么这么犟呢！”

时间不早了，左亦婷给黑玫瑰上鞍佩缰系肚带，自己换好了骑手服，骑着它向场外走去。

马场建在城郊的河滩上。出了场，左亦婷驱马下了河堤，沿着河畔小路缓缓而行。这时已是隆冬，天色渐暗，河边枯草被北风吹得呜呜作响，但左亦婷骑在马上，挺胸抬头，小腿踩蹬用力，腰椎紧绷与马背形成直角，整个身子随着马蹄如波浪般地起伏着，不一会儿，她就感到浑身血液循环加快，身上暖烘烘的，惬意极了。

突然，黑玫瑰加快了步伐。左亦婷有些诧异，一扬头，远远见一辆小汽车正在暮色中慢慢行驶。她明白了，有些马有傲性，容不得什么东西跑在它前面。黑玫瑰好胜心一起，就想跟车比试一番。

可是，黑玫瑰自从被左亦婷领进马场，任凭那些经验丰富的骑师们对它软硬兼施、鞭打食诱，它只是痛苦嘶鸣，从没全速奔跑过。难道是嫌马场太小，所以一直隐忍不发，而现在天地一阔，它心胸一开，才要大显身手了？

左亦婷越想越觉得有道理，她索性伏身松缰，两腿轻夹，任由黑玫瑰点着左蹄，向前冲去。

眼见黑玫瑰越跑越快，左亦婷惊诧之余，又起了疑惑：莫非真如骑师们所猜测的那样，黑玫瑰过去是一匹竞速马？竞速马就是通常所说用于正式比赛的赛马，是马匹中的精英。可是，它当初怎么会现身在屠宰场呢？左亦婷不由想起初见黑玫瑰时的情形。

一个多星期前，医院搞爱心下乡巡诊。路边歇脚时，左亦婷突然听到附近农家大院中传来阵阵高亢的马嘶，声音凄楚而悲苦，饱含着无尽的恐惧与遗憾。

左亦婷耐不住好奇，循声去看，原来是个屠宰场。场中空地上，一匹马已被屠夫放倒，另一匹黑马被拴在木桩上，吓得簌簌发抖，一群熊孩子正围着它戳戳打打。那马见左亦婷走近，鼻孔迎风吸张了几下，竟转过了头，一边叫唤着，一边上下晃动着脖子，似乎在向左亦婷哀求救命。

在马场耳闻目睹，左亦婷多少

懂了些马经，看这黑马不像一般的肉马，就有了相惜之意。接着，她算了笔账：马场骑马花费大，骑一鞍时，也就是四十五分钟，要数百元。有时去迟了，好马被别人挑走，就只能骑劣马，不过瘾不说还担惊受怕。要是买匹自己的马，寄养在马场，想啥时骑就啥时骑，骑出去多久都没人管，那可就爽呆了。

左亦婷越想越高兴，就试着上前问价。不想屠夫是个爽快人，听说左亦婷是个爱马之人，一挥手，不仅把马以极其低廉的原价转给了她，还帮她叫了车送马上门。

马进了场，骑师、兽医、骑友们纷纷前来观看，看罢却个个摇头。骑师说："这马身上有许多毛旋，毛病多。下腹有许多伤疤，这多半是训练跨栏时留下的，因为那些栏杆上都装了通电的尖刺，马的四肢抬得不够高，就会被划伤。这么看来，这马之前可能是赛马。可是，你过来看看它的眼睛。"

左亦婷凑上前，见马的眼中像蒙了层淡淡的雾气，显得落寞而忧郁。左亦婷说："围观的人多，它不高兴？"骑师摇摇头，说："什么呀，你看你的脸庞映入马眼，几乎占据了整个马眼，这说明它是匹老马。马眼如镜可以照人，映出人的全身，是青壮马；映出半身的，是中年马。俗话说狗眼看人低，马眼看人大。这跟人老眼花一个道理，是老了后眼睛晶体凹陷造成的。"

兽医开始给马查体："看品种像弗里斯兰马，这你可拣了漏啦！不过，马颈处有个拳头大小的包，可能是囊肿，也可能是血管瘤。说不定啥时就能要了它的命。唉，总的来说，这马一文不值喽。"

等到上好鞍试着一骑，众人就一哄而散了：这马磨磨蹭蹭，左前腿似瘸非瘸，根本不能快跑。

不过，癞痢头儿子是自己的好。左亦婷倒没太在意，毕竟这是她拥有的第一匹马。她甚至觉得跑不快也是它的优点，骑着稳当嘛！所以她每次给马梳洗喂遛时，仍乐在其中，并且根据它伤疤处的毛色花纹，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，叫黑玫瑰。

可是，无论怎么照顾有加，黑玫瑰总是一副郁郁寡欢的神色，从不与主人亲昵。反倒是有次左亦婷洗刷时不小心碰到了它那个血管瘤，它竟毫不客气"啊呜"一口，幸亏左亦婷躲得快，才没被咬伤。

当然，左亦婷也骑过它几回，但它好像总是勉强应付差事，更别说与主人互动了，搞得左亦婷也挺



没劲。骑马要是没了互动，还不如电动车舒坦呢。

可是今天，黑玫瑰竟想起了超车，难道良心发现，突然开窍了？

左亦婷正暗自惊奇，黑玫瑰已跑到车前，稳稳地占据在路中央，炫耀似的抢在车头前压住了道，让车只能跟在它尾巴后闻屁。这下小汽车可不干了，几次试图从旁边超车，都被黑玫瑰扭动着的大屁股挡住了去路，小汽车司机不由恼怒地按响了几声喇叭。

黑玫瑰也太损了吧，左亦婷好笑之余，也觉得它有些玩过头了，



左亦婷一抖缰绳往旁边一带，正要强迫马让路，不想黑玫瑰却被身后的喇叭声激怒，尾鬃一扬，右后蹄猛地向后弹出，只听“哗啦”一声，车窗竟被踹出个碗口大的洞。

左亦婷赶紧下马，人还没在地上站直，车门就“哐”一声开了，从车里钻出个男人，指着她怒吼道：“你是想死怎么着！”

3.河滩闯祸

左亦婷一下子火也上来了：不就是一个车窗嘛，大不了赔你就是，什么死不死的，至于吗？但到底自己理亏，她只好强压怒火赔着笑，连说对不起：“伤着您没？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您放心，有什么损失我包赔。”

“赔？你赔得起么？”那人目光茫然，似乎有点魂不守舍，“我这大奔可是限量绝版，市面上根本找不到配件。”

左亦婷一瞟，哎哟，还真是辆奔驰，不过属于十年前就该报废的那种。保险杠已变形，车门虽经过钣金处理，但接缝处毛毛糙糙，像狗啃过似的。烤漆倒是新喷的，看来从废车场捞出来后也不知转了多少手，又被人收拾打扮了一番拿来上路了。

听对方口气，似乎不无打趣自嘲之意，左亦婷也就放了心："甭管怎样，我保证帮您把车修好。要是怕走保险麻烦，私了赔钱也行，可我现在身上没带钱，要不，您现在跟我回马场去取钱？"

那人面色颓唐地手一挥，一叹："算了！唉，这车跟我一样，都是破人破命。"说着，他眉头一皱抚了抚胸，从怀里摸出个小药瓶，倒出两片药就要往嘴里送。

左亦婷早闻到对方身上有股酒味，再一看药瓶，忙大声喝止："这药您不能吃！"对方一愣，她抢上前去："您喝过酒了吧？酒后人的血液循环加快，血管扩张。这药又是他汀类药物，可以溶解血栓。如果血栓脱落，酒劲过后血管收缩，脱落的血栓就可能堵住血管形成栓塞，那后果可就严重了，搞不好会有生命危险。"

要说近来，左亦婷对医生这职业已厌烦透顶，任何与之相关的事都不想沾惹，但现在觉得既然对方那么大度，自己也不宜太小家子气，所以才好言相劝。

没想到对方闻言，两眼一翻："咦，你谁呀？"

左亦婷已递了辞呈，当然不好再说自己是医生，灵机一动，她掏出个以前医院发的劳保口罩，上面印有医院的名字和图标。她把口罩往脸上一捂，向对方示意："我，我这个，你还信不过？"

对方眯眼瞧了会儿，突然眉头一锁，神色变得凝重："你是医生？这个，这个，如果我没喝酒，这药可不可以吃？"

左亦婷摘下口罩，松了口气："当然可以，但是吃这药后，最好不要开车。因为它有副作用，会引起急性障碍性失忆，比如你在路口等绿灯，突然脑中一片空白，忘了这个茬儿，一轰油门又冲了出去，很危险的。"

对方"啊"了声，脸上露出一种既咬牙切齿又恍然大悟的奇怪表情。他把手中药片抛在地上，狠狠踩了两脚："好！我现在跟你去取钱，你不是说包赔么，那就赔个'万紫千红'吧！"

"万紫千红"是本地结婚彩礼的一种说法，指一万张紫色的五元人民币和一千张红色的百元人民币，共十五万。

左亦婷没料到他突然翻脸，气得差点跳起来："你这人怎么这样，怎么出尔反尔的？"对方一笑："我说了吗？我记不起来了，我急性障



碍性失忆了！”

好，你不仁也别怪我不义。左亦婷最近憋了一肚子的火也爆发了：“那咱们就好好说道说道！你酒驾的事先不提，刚才超车没打方向灯吧？还有，你的车牌呢，看样子保险也没有吧？你的车受损了，我的马还受了伤呢！我这可是国外进口的纯血马，大名鼎鼎的弗里斯兰品系，好的要上千万美元一匹呢，一个马蹄子就比你的车值钱。”

左亦婷伶牙俐齿地说着，猛然住了口，直骂自己不明智，简直蠢到了家：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在这黑灯瞎火的荒滩上，跟一个陌生的男人逞口舌之快，斗嘴炫富，这是脑门子被马踢了，没事找事的架式。万一对方一怒之下失去理智，做出了什么过头举动，自己是哭天不应、叫地不灵啊！

天色渐暗，左亦婷瞅瞅四周，有些怕了，但又不想让对方看出来，所以嘴上仍不示弱，小声嘟囔着：“要不，咱们找个……找个人来评评理吧。”她本来想说找交警，又怕刺激了对方对己不利，所以才含糊其辞地说“找人”。说着，她侧过身掏出手机：这种境地中，自己孤立无援，还是尽快同外界取得联系为好。

谁知对方见状，脸色立变，二话不说逼了上来。

难道他要铤而走险？左亦婷慌了，一面后退，一面飞快地用手指打开手机屏保，来不及翻拣联系人，随手刚拨了个号码，就听“啪”的一声，手机已被那人一把夺过，丢进了旁边的小水洼。



见左亦婷被吓得浑身颤抖，花容失色，那人哈哈大笑：“大医生，你看看我是谁？奥巴马，马八奥，还记得吗？本来你不记得我，我也不记得你，可刚才你把口罩往脸上一捂，我就觉得眼熟，再细瞧你左眉梢

上的那颗痣，我就认出来了。大医生，我走投无路，落到今天这田地，全是拜你所赐！”

左亦婷听罢，脑袋“嗡”的一声，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在这碰上熟人了。眼见对方凶神恶煞的样子，跑吧，脚上是厚重的马靴，沙地上根本迈不开步。一转眼，见黑玫瑰正在几米外低头啃着枯草，她见了救星似的，几步蹦过去，一拽马缰，躲在了马的另一面。

有了黑玫瑰这个大活物护着自己，左亦婷一时又有了些胆气，她隔着马背向对方高喊：“奥巴马，你冷静点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那人酒劲发作，眼泛红丝：“什么事？你害得我好惨啊！”

4.障碍失忆

这马八奥啊，真名叫杨成贵，干的是民间主持人这一行，也就是在老百姓的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上主持仪式。主持后少不得坐席吃宴，要是酒肉不沾，宴会一冷清，主人就会认为是这个主持人不得劲，下回有事就不来请了。所以杨成贵也不敢禁酒忌肉，这时间一长，心血管方面就出了问题，得了冠心病。

前一阵子，杨成贵又觉得心口不舒服，实在撑不下去，就偷偷来到医院。因为职业行当上的讲究，主持人要是个病秧子，会给喜宴带来晦气。因为这个忌讳，所以他顺口胡诌了个假名。

可巧那天他刚主持完一单婚礼，脸上带着淡妆，红红白白的，左亦婷一时没留神，误以为他气色不错，就匆匆开了方。杨成贵见大夫轻描淡写，也觉得自己可能事儿不大，就把她两天后复查的医嘱当了耳旁风，拿了药就回了家。

可是药没吃完，就出了事。

昨天，杨成贵又给人主持婚礼，上台前他就觉得胸口难受，怕误事就预先服了药。上台后，他插科打诨，妙语连珠，将活动推向一个又一个的高潮，赢得了阵阵掌声。

到了尾声，有一项是新郎父母坐在台上，由新郎新娘行躬身之礼，以谢父母恩德。按套路，老人坐好后，新人站在一旁，由主持人指引提示：“新郎新娘请到台前就位！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！礼成！”这事对杨成贵来说，驾轻就熟，闭着眼都能办得滴水不漏。可是，安排新郎父母坐好后，他突然胸口一痛，脑中似有一道白光闪过，人立时变得混混沌沌，似乎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望着旁边等他指引的一对新人，他张口结舌了半天，以往的



熟词竟忘了个干干净净，想不起该说什么了。

眼见新郎父亲不耐烦了，对他投来了疑惑的目光，没办法，杨成贵只好硬着头皮一喊，鬼使神差竟是："新郎新娘请到灵前就位！"

"灵前就位"可是葬礼上的用词，竟被他脱口说了出来。虽然喜宴大厅闹哄哄的，也没人认真听，可新郎父亲全神贯注，在一旁听了个真切。老人立时怒不可遏，顺手摸起个茶杯就摔了过来。大厅一静，众人才回过神，加上有婚礼录像师手中的录像为证，铁证如山，他想赖也赖不掉了。

这下杨成贵可倒了大霉。按行规，得给人赔礼道歉包赔损失。杂七杂八一算，主家开出了个"万紫千红"，十五万。杨成贵知道对方没讹他，自己把人家好端端一场喜事给搞砸了，这可是人家一辈子的大事，根本不能拿钱算。

可是他这司仪看着风光，平时一身绸、一肚油的，收入却微薄，这十五万就把这多年攒下的家底赔了个底朝天。而且这事传出去，他在行里的名声就算臭了，谁还敢请他？

沮丧之余，杨成贵以酒浇愁，酒入愁肠愁更愁，一时脑子转不过弯来，就开了他那辆也不知倒了几手、平时用来充门面的无牌大奔驰到了河滩，想找个水深的地方，人、车往里一冲，来个一了百了。

"好哇，我一直觉得奇怪，平时张口就来的词儿怎么会记不起来呢，原来是你下的药！"杨成贵指着左亦婷大骂，"真要是对症也就罢了，可我吃了药后，怎么感觉病是越来越重了？说，你是不是乱开药好吃回扣，挣了昧心钱？"

哎呀，我的妈呀，看来医患矛盾真是无处不在，在这渺无人烟的荒滩野地里都能碰上。

见杨成贵面目狰狞，左亦婷一边叫苦，一边悄悄把左脚踏进马镫，这里她常来遛马，地形熟，沟沟坎坎又多，车开不起来。如果骑上马后利用地形和夜色逃跑的话，杨成贵未必追得上。

可左亦婷纵身一偏腿，又缩了回来。杨成贵正在马的那一面，见她把腿送过来，顺手一捞，差点抓住了她的脚脖子。对她这样的菜鸟级骑手而言，如果两脚不能完全地踏进马镫，一旦掉下马被马镫套住脚，就会被活活拖死。

跑是没希望了，左亦婷只好牵着黑玫瑰与杨成贵周旋，玩起了老鹰捉小鸡的游戏。她是小鸡，杨成

贵是老鹰，而黑玫瑰就是挡在他们之间的母鸡。这样盘来旋去，杨成贵的头有些昏了，酒劲一泛，他一弯腰，“哇”的一声吐了出来。

左亦婷大喜，趁势拨转马头，把黑玫瑰的屁股转向杨成贵。马场的骑师说过，马的两眼长在两边，视力不好，看不见身后，出于恐惧，为防止敌人从身后偷袭，只要身后稍有动静，就会用猛力往后踢。可是，眼看杨成贵处在了黑玫瑰后踢的最佳距离内，黑玫瑰却迟迟不发动攻击。

左亦婷疑惑地一低头，发现黑玫瑰喘着粗气，左前肢蜷曲着，胸脯上的那个血管瘤正微微颤动。可能刚才它图一时之快踢了车，牵动了瘤体，引发了疼痛，再也不敢向后发力了。

就这么一耽搁工夫，杨成贵又缓过了劲，侧身绕过黑玫瑰，一把揪住了左亦婷：“想跑？没门！”左亦婷拼命挣扎，慌乱中猛一推，杨成贵往后一靠，正碰到了黑玫瑰那个血管瘤。

黑玫瑰立时暴怒，狂嘶一声，一张口，咬住了杨成贵的羽绒服领子，吓得他“妈呀”一声松了手，抱头蹲在了地上。

左亦婷借机撒腿往暗中跑，可沉重的马靴坠得她两腿酸麻，跑出不远就没劲了。幸好旁边有一小片枯苇，她就拖着腿躲了进去。

从苇丛中偷瞧，只见杨成贵好一阵才挣脱了黑玫瑰的撕咬，但羽绒服左襟腋窝以下，已被扯了个大口子。杨成贵狼狈不堪地直起身，捡了根枯枝轰开了黑玫瑰，四下望望，不见了左亦婷，气得破口大骂：“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！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！”

左亦婷悄悄擦了把汗：幸亏自己准备辞职了，要是被这个医闹缠



上，后果难料。要是光钱的事倒好说，等他气头过了，换个场合，大家可以相互商量嘛。

不过，眼下总算没事了。左亦婷刚舒了口气，又听“呲溜溜”一声，循声一瞧，是黑玫瑰一边轻声叫着，一边焦急地张着鼻孔，不停地四下嗅着。左亦婷的心一下子又提到了嗓子眼上：坏了。

5.心力交瘁

突然不见了主人，黑玫瑰有些不安，为了寻求主人的庇护，它依靠出色的嗅觉，竟慢慢向左亦婷的藏身处找来。

杨成贵一看乐了，这马不仅识途，还能找人。左亦婷可傻了，眼见杨成贵不远不近地跟着黑玫瑰，越走越近，她冷静下来，心一横，拿定了主意。

黑玫瑰喷着鼻，终于到了近前，左亦婷一跃而起，抽出插在马鞍皮囊内的那把没来得及归还的削蹄铲，用力向它刺去。她是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让黑玫瑰知道，主人已与它恩断义绝，再跟着，绝没好果子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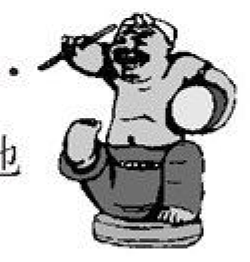
可黑玫瑰身形高大，左亦婷手一哆嗦，正刺在那个血管瘤上。霎时血花四溅，黑玫瑰悲嘶一声，身子立起来，战栗着猛退几步，身子一歪倒在地上，痛苦地抽搐着。接着又听“哎哟”一声，原来杨成贵跟在黑玫瑰后面，躲闪不及被它一屁股撞飞，掉进了旁边的水洼。

左亦婷一击得手，把削蹄铲别在腰后，猫腰向附近的断崖跑去。崖下有道河水冲刷形成的断沟，长满了蒿草。她刚在草丛中藏好，杨成贵就从水洼里爬了出来，听见动静就又追了过来。上了崖，他左手举着手机，用手机屏的那点亮光四下瞎照。

左亦婷在暗中屏住呼吸，自下往上瞅着杨成贵的一举一动。

猛地，左亦婷眨了眨眼：从被撕烂的衣服开线处，借着手机光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杨成贵的左腋下方，有处核桃大的隆起，正剧烈地跳动着，那是心脏由于过度激动，急骤膨大后向左心室挤压形成的，是心脏即将破裂的征兆！

四下一片黑糊糊，啥也看不清，杨成贵只好骂骂咧咧地走远了。左亦婷却“哎”的一声惊叫，下意识一抬脚，想叫住杨成贵，可她自己差点摔倒。原来下游凌汛引起了河水上涨，化了沙泥，将她的双脚陷住了。她用力一拔，“咕滋”一声，



陷得更深了。

左亦婷的脑袋“嗡”的一声，与眼下险境相比，杨成贵对她的威胁也就不算什么了。她放声呼救，可是北风呼啸，根本传不了多远。泥沙很快漫到了小腿上，左亦婷在恐惧中绝望了。

突然，头顶一声轻嘶，垂下了一条绳子，是黑玫瑰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崖壁上。见主人被困，它垂下头，递下了马缰。左亦婷欣喜若狂，抓紧马缰。黑玫瑰奋力扬脖，把她生生地拔了出来。

左亦婷抚着黑玫瑰，感慨万千：它胸前的瘤体已被铲破，不时涌出一股股血水，但它却变了匹马似的，目光炯炯神色亢奋，浑身肌肉紧绷，好像等待冲锋的勇士。

她再回头望望，心有余悸：要是自己不抬腿，发觉得稍迟，再陷得深一点，就是黑玫瑰来了也没救了。

只是回头想想，刚才为什么要下意识地一抬脚呢？

左亦婷细思之下，心潮起伏。看来医生的职业烙印已打在了她的骨子里。就算递了辞呈，遇到病患，哪怕是穷凶极恶的死对头，她的第一反应，依然是救治。换句话说，她本打算一动不动地藏在崖下，等杨成贵这个威胁彻底解除了再出来。真那样的话，现在她可能已无力回天了。

是自己的职业本能救了她自己！左亦婷正激动，又听远处传来汽车引擎声——杨成贵发动了大奔。左亦婷立刻翻身上马，发出口令：“黑玫瑰！快拦住他，他必须马上接受救治！”

但左亦婷心里却已不抱希望，以黑玫瑰这速度，怕是难了！

谁料黑玫瑰长嘶一声，四蹄一纵，如箭离弦般向目标飞驰而去。左亦婷只觉得劲风扑面，快意中又有些害怕：她可从没骑过这么快的马，要摔下来就惨了，但这个担心完全像是多余的，尽管黑玫瑰四蹄如飞，左亦婷却丝毫不感颠簸。一琢磨，她差点又叫出声：走马，黑玫瑰是匹黑走马！只有走马才能跑得这么稳当！

左亦婷听老骑师说过，所谓的走马，相当于人的顺拐，奔跑时处于一侧的前后腿同时起落。走马万里无一，可遇难求，飞奔时就是马背上放一碗水也洒不出来。

黑玫瑰如风似电，眼看追上了大奔。大奔却失控了似的左摇右摆，突然方向一歪，向河心的沙洲冲去。左亦婷心一沉，看来杨成贵已进入了发病状态。

黑玫瑰见状急了，拼力冲刺，终于抢在大奔前跑到了沙洲最高处，然后一个人立，兴奋地嘶鸣着，而大奔跟在后面冲上浅滩，车身一抖，熄火了。

左亦婷冲上去打开车门，将陷入昏迷的杨成贵拖拽到沙洲高地上，对他进行了紧急救治。良久，杨成贵缓过了气。看到左亦婷，他大惊，正要起身，被左亦婷按住："别动，就这样半躺着，别说话。"

杨成贵的酒醒了，他别过头闭上眼，心中五味俱全，眼角沁出一丝清泪。

现在当务之急是叫救护车，左亦婷正要到车上去找杨成贵的手机，一抬眼，坏了：大奔晃晃悠悠被河水冲进了深水区。

水寒刺骨，又正涨水，左亦婷不敢涉险，好在还有黑玫瑰，可以骑着它冒险过河去求救。可左亦婷刚一转身，又听"扑通"一声，黑玫瑰倒下了。黑玫瑰喘着气，嘴角渗出了稀薄的血沫。见左亦婷奔过来跪下，它抬起头，感激地舔了舔她的手，闭上了眼睛。

左亦婷正悲不能抑，又听身后传来呻吟声。她一扭脸，糟了。这时月上中天，气温骤降。风一吹，她一身单薄的骑装已抗不住冻，杨成贵更是嘴唇乌紫地缩成了一团，闭眼"哼哼"个不停。再不想办法，两人都会冻坏。要是因寒冷再次发病，恐怕杨成贵熬不到天亮。

望着黑玫瑰，左亦婷暗叫声"对不起"，含泪抽出了削蹄铲，剖开了马腹。摘除内脏时，一股热流从手上传来，她知道有救了。她把马尸拖到背风处，和杨成贵轮流躲进腹腔取暖。天快亮了，热腾腾的马肉冷了，而杨成贵也发起了烧，随时可能出现不测。



左亦婷沮丧到了



极点，她这才真正懂得了啥叫心力交瘁。

突然，河边有人在喊她——科主任！左亦婷激动地站起身，又软软倒下，昏了过去。

6.光荣时刻

左亦婷只是体温过低加上脱水，并无大碍。当天下午，她就恢复了过来，走进了科主任办公室。

左亦婷这才知道，在与杨成贵周旋时，她仓促拨出的那个号码是科主任的。由于铃声一响即逝，科主任以为是误拨，但到了夜里，他越想越不安：最近两人闹得正僵，左亦婷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，却又不好开口？于是他试着拨了回去，这才发现不对头，就报了警。

科主任一笑："我可不想失去你这个得力手下。"左亦婷有些发愣，欲言又止。科主任看出了她的心思："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当军医时，附近有支骑兵连。接来的好马，总是被上级不由分说抽调到了机关。没办法，再有好马时，骑兵们就故意挑马的毛病，把它说得顽劣不堪，上级听了，就不来抢了。"

科主任故意到处宣扬左亦婷的过失，是为了把她留在自己科室啊！面对厚爱，左亦婷觉得自己不配："可是，我差点害了那个姓杨的病人。"

"不，是你救了他。"科主任说，"他的心脏在那次婚礼上就破裂了，导致大脑缺氧缺血，引发了急性障碍性失忆。可是因为你提前给他服用了他汀类药物，溶下的血栓脱落下来，正好堵住了破裂口，减少了心室流向心包的血量，避免了他的突然死亡，这些都是我刚才给他做手术时才发现的。而在沙洲上，你第一时间对他实施了抢救，又给了他第二次生命，特别是你别出心裁地想出了'剖马保暖'这一招，要不，他可能真熬不过去。临危不乱、妙手仁心，这正是我最看重你的地方。亦婷，你天生就是做医生的料。"

"真的吗？那可太好了。"左亦婷破涕为笑，可转念想起黑玫瑰，她又哽咽了，"我、我对不起它。"

科主任拍桌轻叹："不，是你成全了它！"

沙洲上，科主任和赶来救援的骑师察看了黑玫瑰的伤口，这才明白：它胸前的囊肿不是血管瘤，而是注入空气后形成的栓塞。

骑师们告诉科主任，马有很强的竞胜心理。战争中，许多马不是死在枪弹下，而是活活跑死的，赛马就是利用了马的这种心理。

可是，有的赛马视奔跑如生命，当自己年老力衰不能再上跑道时，就会郁郁寡欢不吃不喝。过去，主人就会含泪骑上爱马，全力奔驰，直到它长啸一声脱力而死。不过现在就简单多了，马协的后勤人员会给马颈部的血管扎上一针，注入空气，让它形成空气栓塞，导致脑疝肺栓而亡。

黑玫瑰就是这样一匹赛马。打空气针时，它情知不妙，立刻蜷起左前肢，绷紧附近肌肉，压迫封闭住了血管，竟使得栓塞一时不能上行，形成了血管囊肿。



打完针后，后勤人员认为它已在劫难逃，又偷偷把它处理给了屠宰场。那天见了左亦婷，嗅到她身上那种与兽医相同的消毒水味，以为她是个可以帮自己减痛疗伤的兽医，黑玫瑰就向她呼救了。到马场后，它始终不敢快跑，是因为左前肢只要一发力，血管附近的肌肉一松弛，注入的空气就会上行，要了它的命。

黑玫瑰之所以这样坚持，忍受着误解，是想像它高贵的祖先一样，死在风驰电掣的冲刺中，那才是它最完美的归宿。等到左亦婷刺破了囊肿，空气被放出，它知道自己终于可以全力奔跑了，才来寻左亦婷，想驮着她，一起感受它生命中最后的光荣时刻。

“黑玫瑰如愿以偿了。”科主任意味深长地说，“怎么，你还想辞职吗？”望着科主任恳求的目光，左亦婷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其实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当她下意识抬起脚的那一瞬间，已经决定了，她的职业永远是医生了。左亦婷涨红着脸，结结巴巴开了口：“主任，请允许我收回辞呈。”

话音刚落，左亦婷又想起了她的黑玫瑰，不禁流下了眼泪。

（题图、插图：杨宏富）





“一箭三雕”的舞弊事件

■ 曾拥军

我是《故事会》的一名作者，说到怎么开始写故事的，这还得从一起舞弊事件说起。

儿子读初三那年，作文成绩一直不稳定，眼看中考就要到了，万一中考作文写砸了，那语文的A就别指望拿到，而要想进长沙的四大名校，必须每门课程都是A！

我找儿子谈话说：“你的作文成绩怎么‘一惊一乍’的？”儿子“嘻嘻”一笑说：“碰到我喜欢的作文题，我就乐意写；要是不喜欢的题目，我再憋也憋不出！”我明白了：儿子写作文，是随自己的喜好。我业余时间也喜欢写点东西，知道儿子这种“率性而为”的写作方式可以理解，可哪个家长敢让孩子在中考这样关键的考试上“耍性子”呢？于是，我把脸一板，严肃地说起中考的重要性。不料，儿子竟然扯过一副耳塞，塞进耳朵，不再理我了！我无奈地摇摇头：儿子进入青春叛逆期后，我这个老妈的话对他基本不起作用了！

好在老师的话，儿子还是听的。儿子的语文老师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夫子，教学极其认真负责，他特意搜集了很多标准的考试范文，规定学生每天背诵一篇，还要家长验收签字。我因为工作忙，儿子这背诵验收的事，就交给了他爸爸。

这天，丈夫出差了，背诵验收的任务就落到了我身上，结果儿子一直背得磕磕巴巴，我又急又气。就这样，丈夫出差那几天，我们母子之间为背诵的事，每天弄得“火星四溅”，原本就不融洽的母子关系更僵了。

奇怪的是，丈夫回来后，父子俩的背诵验收工作却进行得很顺利，屋里谈笑风声的。为了弄清究竟，我蹑手蹑脚地走到房间门口偷听，这一听，我不由得大吃一惊：原来儿子根本就没背诵规定的范文，而是在给他爸爸讲故事！我本

想把父子俩叫出来训斥一顿，但我听着听着，就被儿子的故事逗乐了。等儿子讲完，我推门进去，问他的故事是从哪儿看来的，儿子拿出了一本《故事会》，说里面的故事可比老师布置的作文有趣多了。接下来，看着丈夫每天签下的“背诵已验收”，我明知这是在舞弊，却没有阻止。

不料有天早读时，老夫子突然抽查范文的背诵，儿子不幸被抽到，结果当然是露了馅，老夫子勃然大怒，专门召开家长会，我和丈夫都被“请”到了学校，在家长会上做公开的检讨。

当我硬着头皮，把怎样发现丈夫的舞弊行为，而自己却“同流合污”的经过作了一番深刻检讨后，好几个家长竟站了起来，坦白他们其实也有舞弊行为：老夫子选的那些范文都很难记，孩子都要背到深夜，为了让孩子早点睡觉，家长们只好应付了事。

最后，这起舞弊事件带来了三个结果：一、家长会后，在家长和孩子们的强烈要求下，老夫子把《故事会》里的一些故事列入了范文目录。二、我们母子之间的关系变得融洽起来。三、我喜欢上了“故事”这种生动活泼的文学体裁，开始给《故事会》写故事了！

总之，这起舞弊事件，可谓“一箭三雕”！

扫一扫二维码，可带走、分享这篇文章



· 本刊信息传真 ·

“我和《故事会》的故事”征文启事

为庆贺《故事会》创办 600 期，本刊特面向全社会征文。

一、征稿时间：2016 年 2 月至 2016 年 7 月。

二、征稿要求：

1. 叙事清晰，情感真实，文字流畅；　2. 篇幅控制在 1500 字以内。

三、投稿方式：

来稿请寄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《故事会》杂志社，邮编：200020，信封上注明“我和《故事会》的故事”征文；或发电子邮件至 wangqi_8656@126.com，邮件主题注明“我和《故事会》的故事”。所有来稿一律不退，请自留底稿。来稿均须注明作者的真实姓名、通讯地址、邮编和联系电话。一经采用，即付稿酬。



故事会微信号：story63，欢迎添加故事会微信，参与互动！

· 神探夏洛克 ·

二氧化碳谋杀案

一个夏天的中午，一家住户的女主人死在了自家密闭的卧室里。

警察通知夏洛克一同前往调查。大家勘查完现场以后，警察当即判定，女主人是因吸入二氧化碳窒息而死，并且推测说是女主人在沉睡时，吸入过量的二氧化碳致死。

然而奇怪的是，卧室的门窗都关得紧紧的，不可能从室外输入二氧化碳。而卧室里，除了女主人情人送来的半箱冰淇淋之外，就没有其他东西了。

这时，在一旁已经默默观察许久的夏洛克，突然开了口，说道："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是女主人的情人杀死了她！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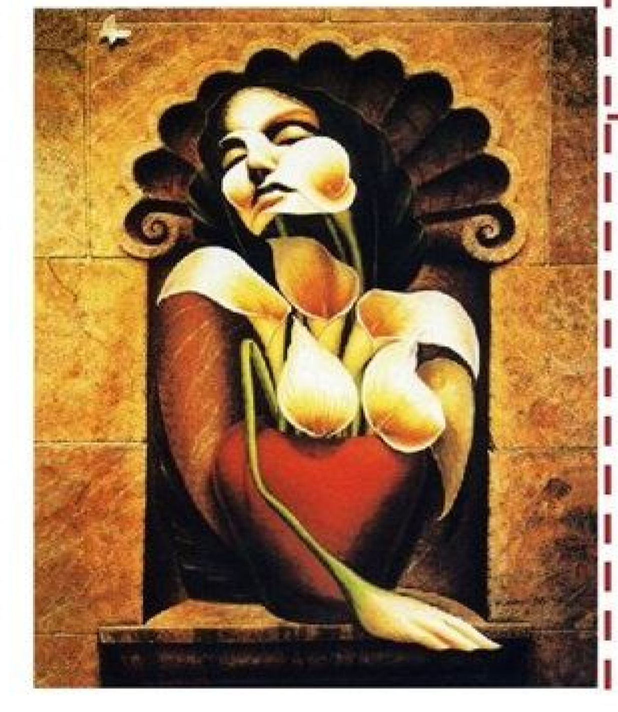
亲爱的读者朋友们，您知道夏洛克为什么这样说吗？

超级视觉

墨西哥超现实主义画家 Octavio Ocampo 以错视图闻名于世，他的作品总能给人带来惊喜。

今天，小编为读者带来了这位画家的最新作品。

画作中的这个女人，如果你细细观察，会发现，"她"其实是由一瓶百合花组成的！



疯狂QA

一辆出租车在公路上正常行驶，速度平稳，没有逆向行驶，没有闯红灯，总之，司机没有违反任何交通规则，但车子却忽然被一个警察给拦住了。快点想想看，这是为什么？

想知道答案吗？



1.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。
2. 登录 http://t.cn/RqBhfE9。
3. 购买 2016 年 7 月下《故事会》。

动感地带，与您不见不散！上期答案见本期P64。



故事会·新浪 微故事大赛

5月优秀作品选登　主题：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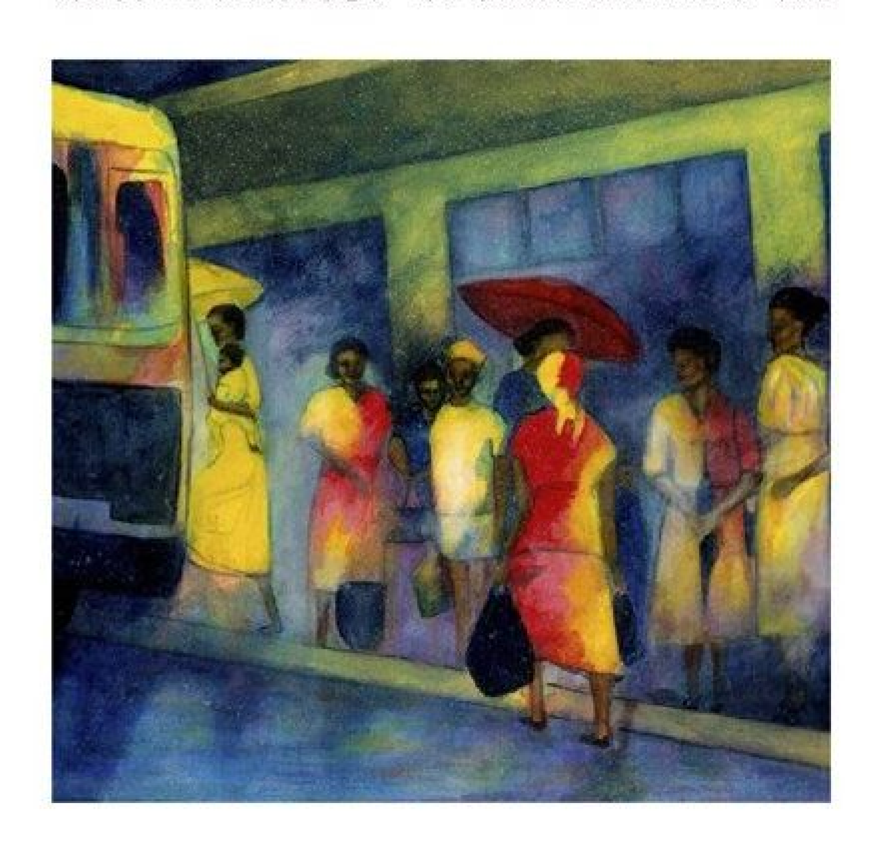
@关学月　女人问儿子："想爸爸不？"儿子说想。女人说："那咱们去看爸爸。"儿子欢快地舞起来。奔驰了一上午，火车快要进山洞，女人和儿子举起红丝巾挥动，女人说："看，那儿站岗的就是你爸，他会看见我俩的。"儿子说："妈，你让火车停下吧。"女人流泪了："我何尝不希望火车停下来啊！"

@Moon－月－0519　他转校有一段日子了，班主任来做家访，一进家门就看到满柜子的奖杯、奖状，长跑、短跑都有，几乎都是第一名，于是问他："为什么现在不见你参加体育活动了？"他淡淡地回答道："那时的同学和老师都没跑赢地震，就我一个人没停下，成了别人口中的逃兵。"

@随风捶地　新房交房，为了能婚前入住，我不顾物业的提醒和阻止，周末也赶工，终于在结婚当天住上了新房。这天周末，熟睡中的我被一阵刺耳的装修声吵醒，我愤怒地向物业投诉，楼管无奈地说道："先生，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，自从有位业主私自在周末开工之后，这种现象已经停不下来了……"

@瓶中杨柳　老中医治好了我打呼噜的老毛病，我想，这次放假，终于能让儿子睡个好觉了。可是到了半夜，只见一个黑影蹑手蹑脚地来到我跟前，把手轻轻伸在了我鼻子底下……我大惊，一把将那人捉住，开灯一看，居然是儿子！儿子尴尬地说："你不打呼噜，我怕你出事，我睡不踏实啊！"

@花开无声000　公车停稳，她站起来时发现斜挎包的拉链开了！她哭丧着脸，说起刚才那个用身体紧靠她，使她不得不别过脸去看窗户的男人……她大声指责车上人们太自私，并哭诉被偷的几千元是救命钱！乘客们很惭愧，纷纷解囊相助。她



故事会■新浪 微故事大赛

7月征集主题：秀

《故事会》杂志和新浪微博（weibo.com）联合主办的微故事大赛邀请您用最短的文字，写出最精彩的故事！

本次大赛所有作品通过新浪微博平台征集（@故事会微故事大赛），每月一个主题，当月设金奖1名，奖金1400元；银奖2名，奖金700元；优秀奖13名，奖金150元，优秀作品将在每月《故事会》上刊登。5月主题结果已经揭晓，详情请登录故事中国网（www.storychina.cn）查看。

7月微故事征集主题：秀。秀恩爱、秀美食、秀事业、秀财富，这个月请秀出你的故事吧。正文字数在130以下，力求情节出人意表，立意隽永深远，文字鲜明生动。本月的微故事达人或许就是你！截稿日期：7月21日。（本期刊物特别选登5月微故事大赛优秀作品）

下车后清点钞票，有六百多，即致电：“老公，咱收手吧！好怕哪天真需要帮助时都没人信了……”

@四季春风80 我和同事去参加一个关于环保主题的会议，下了飞机来到宾馆，找到会务组签到，领资料。“哟，真不错，还有洗漱用品。”同事说。我打开资料袋一看，果然，除了会议资料，还有一套洗漱用品。“谢谢！”我对会务接待人员说。接待人员说：“不用谢，本次会议期间，宾馆停止提供一次性用品。”

@漂洋过海的小毛驴 网聊认识了一女孩，某日女孩出差路过我这里，约好火车在本地停车的三分钟，我们隔着车窗玻璃见一面。那天我打扮一新，兴冲冲地赶到火车站，火车进站停车了，女孩打电话给我：“你在那个矮胖子的左边还是右边？”我一看，我一左一右正有两位帅哥，他们也在打电话！听女孩这么一说，他们不挂断手机我也不敢停。

@十耘 老朱这些日子没完没了在办公室里忙活，从东走到西，又返回来从西走到东。“朱师傅，您这是有什么烦心事？”老朱眉头一紧，拳头一攥：“锻炼！我要和他们比一比！”大家面面相觑，慢慢也习惯了。可今天一下午，老朱都屁股粘在座位上，懒得动了。大家奇怪：“怎么不走了？”老朱翻着报纸，道：“唉！计步器坏了。”



顺风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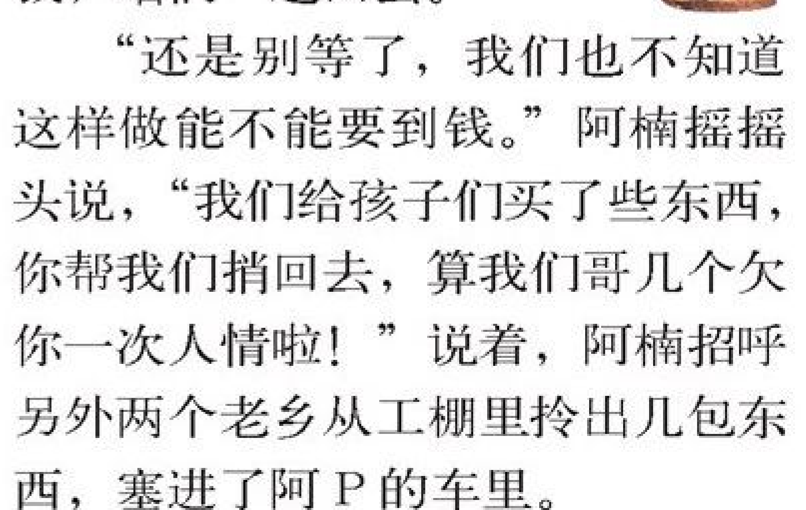
雁　戈

阿P最近淘了辆二手面包车，在城郊干起了揽客跑运输的活儿。

临近年关，阿P和小兰商量，想把儿子小虎接来城里过年。小兰说：“那得烧多少油啊？还得给不少过路费吧？”阿P笑笑说：“钱花得出去，才挣得回来嘛。”

阿P嘴上说得轻巧洒脱，其实心里早就有了盘算啦！这次开车回老家，一方面，是想回去载着丈人、丈母娘出去兜兜风，在老家亲戚面前给自己长长脸；另一方面，阿P早就跟在建筑队工作的三个老乡联系过了，让他们过年回家别坐火车了，就坐他的顺风车回去，油钱和过路费哥儿个平摊一下，比火车票可便宜不少。

出发那天，阿P开车去建筑工地接人。可到了那儿，发现三个老乡都还戴着安全帽，站在工地一边，闷头“呼哧呼哧”抽着烟，衣服也没换，行李也没拿，一点不像要出发的样子。阿P上前问道：“不是



约好了早上九点出发吗？你们这是在干吗？你们的老婆呢？”

谁都没有理阿P，直到烟屁股烧到了手指头，跟阿P最要好的那个叫阿楠的老乡，才把烟往地上一扔，说老板跑了，他们没有拿到工钱，不回去了。

阿P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暗想：怎么临时变卦了？该不会是不想给油钱，故意撒谎蒙我吧？可来都来了，也不能开着空车回去呀！再说了，万一他们是在故意考验我阿P呢？嗯，千万不能让他们认为我阿P是那种不仗义的人。

于是，阿P把胸膛一拍，说：“没拿到工钱就不回去了？我来接你们是让你们搭便车，又不要你们给钱。”

“钱都没有，我们回去干吗？”另一个叫大牛的，苦着脸说，“回去喝西北风啊？”

阿楠也走过来搭着阿P的肩膀，说他们真不回去了，过两天，他们打算集体跳楼讨薪。

阿P吓了一跳，连连摆手说：“别别别，千万别跳，那太危险了。”

阿楠说：“我们又不是真跳，只是做做样子吓吓老板的，让他把工钱兑现给我们。”

阿P想了想说：“那……我就再等两天，等你们拿到了钱，咱们一起回去。”

“还是别等了，我们也不知道这样做能不能要到钱。”阿楠摇摇头说，“我们给孩子们买了些东西，你帮我们捎回去，算我们哥几个欠你一次人情啦！”说着，阿楠招呼另外两个老乡从工棚里拎出几包东西，塞进了阿P的车里。

阿P见事已至此，也没办法了，只得一个人快快地开着车上了路，可他的心情一直难以平复：三对夫妇，六个人，能收回不少路费呢！都怪那黑心的老板，我阿P到手的钱说没就没了。

一路上，每加一次油，每给一次过路费，阿P就要把那黑心老板狠狠咒骂一次，他自己的心也跟着使劲儿痛一次。

直到回家见到儿子小虎，听小虎“爸爸爸爸”地叫得欢，阿P才舒心了许多。阿P心情一好，脑子便陡地灵光起来：他们当爹妈的不回来过年，我就不能接他们的孩子去城里过年吗？等过完年我送小虎回来的时候，再顺带把三个孩子也捎回家，这样一去一回，哥几个肯定不好意思让我白跑，多少总得给我点辛苦费，这不就把自己的损失捞回来点了吗？

阿P想到做到，再也顾不得去老丈人那里显摆，便带着小虎和另外三个孩子得意洋洋地上了路。

路上，阿P给小兰打了个电话报平安，谁知不等阿P把话说完，小兰就嚷起来："你先别回家了，马上开车来阿楠他们的建筑工地一趟。"

阿P刚想夸小兰神算，知道他要先去建筑工地送孩子，没想到小兰抢先说道："阿楠他们要跳楼！"

阿P一听"跳楼"，不由"呵呵"一笑，说："跳啥楼呀，他们三个只是做做样子的，吓吓老板罢了。"

"做做样子？"小兰急了，"他们和警察对峙都差不多一天了，水没喝，饭也没吃，怎么劝都不肯下来，我怕他们有危险……"

"啊！"阿P惊叫一声，电话都没来得及挂，就加大油门向建筑工地驶去。

工地上已经拉起了警戒线，警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全都严阵以待。阿楠他们三个人站在升降机的最外面，情绪激动，似乎随时都可能跳下来。

阿P到了工地一打听才知道，阿楠他们三个本来只是站在升降机上吓吓老板的，没想到老板根本不吃他们那一套，还冷嘲热讽了他们几句，三人听了，又气又绝望，越想越伤心，身子竟然一步一步往外挪，当真就要往下跳了。

阿P急了，赶紧领着孩子们，不顾一切地挤到警戒线旁，冲高处大声喊话："阿楠、大牛、小顾，你们看，我把谁给你们带来了！"三个孩子看到这般景象，也着急了，朝空中大声哭喊："爸爸！爸爸……"

说也奇怪，听到孩子的叫声，刚刚还寻死觅活的三个人稍稍迟疑了一下，便慢慢退了回去，随着升降机缓缓而下……跨出升降机的那一刻，三个人都哭着朝阿P这边跑来。看着这一幕，全场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小兰也高兴地跑过来，往阿P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，她拽住阿P的胳膊，问他是如何想到这个好办法的。

阿P把头一甩，得意地说："我们都是当爹的人了，我当然晓得他们心里最最牵挂的就是孩子。只要能和孩子在一块儿，什么事都不用太计较，什么困难都能熬过去！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想吗？"

看着老乡们和孩子抱在一起，阿P也搂着自己的老婆和儿子，感慨着：什么都别多想啦，这样就挺好嘛！

（题图：顾子易）

自从读完这个故事，每每再见到跳广场舞的人们，我都会想起一个叫“幸福”的国度……



广场舞的前世今生

■凤凰

从前，有个国家叫幸福国，幸福国有个村子叫欢乐村，欢乐村里有两个大家族，一家姓张，一家姓李。两家人在村里和睦相处，好得差不多就跟一家人似的。

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。有一天，张家的一个小孩和李家的一个小孩在一起玩闹，没想到玩着玩着，竟打起架来，两个孩子都被打得鼻青脸肿。孩子们哭哭啼啼回到家，分别向自己的大人告状。两个大人见自己的孩子伤得这么重，都很生气，心想：我们两家人不是像一家人吗？可看看我的孩子伤得这么重，你的孩子这是往死里打啊！这哪还有一家人的样子？这事不能就这么了了，这仇得报！

于是两个大人都去找自己的族长告状，说要找对方报仇，希望族长能出面，最好把族人都叫上，壮大声势。两个族长听了都挺生气，分别对大人说：“报仇可不是闹着

玩的，孩子不懂事，难道我们大人也不懂事？不过，这事确实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你们放心，这事我一定替你们做主！”

于是，两个族长相约见了面，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商量来商量去，最终还是决定用打架来摆平，但他们又不希望真的伤了和气。

那这架还怎么打？

突然，李族长说：“晚饭后，我们两个家族的人都到晒场上集合，不过不能带刀带棍带武器，当然，也不能真的动手打人，只能相互打对方的影子。”

张族长听了连连点头：“好！就打对方的影子！这样，既打不着人，又泄了愤，我们还是一家人，还是一家人啊！”

两个族长回去后，就各自向族人说了相约打架的事。

到了晚上，人们早早吃过了饭，都来到了广阔的晒场上集合。两个家族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近千人，队伍十分壮观。

两个族长站在大家面前，朗声说道：“今天晚上打架的事，大家想必都清楚了，你们现在就开始动手吧！”说完，两个族长就先动起了手，你对着我的影子打一拳，我对着你的影子推一掌。底下的男女老少见族长动起了手，于是就各自找了对手，开始拳打脚踢起来。你对着我的影子打一拳，我对着你的影子踢一脚。只是被打的人一点也不觉得痛，还觉得这样很有趣。

打着打着，大家就更兴奋了，有的嘴里还配合着手上的动作大呼小叫，有的又配合着对方的动作，“哎哟哎哟”叫唤，好像真被对方打着了似的。

这是一场真正的打架，但这又不是一场真正的打架。大家打啊打，不知不觉，时间就这样过去了，大家都打累了。两个族长是老人，他们更是累了，于是叫大家住了手。回家的时候，两家人都说：“明晚再来打一架！”

第二天晚上，晚饭过后，两个家族的人又集合到了晒场上。这天晚上，两个家族的人都安排了人吹喇叭和敲锣打鼓，以此为自己家族的人加油助威。随着两个族长的一声令下，两个家族的人又开始了打斗，喇叭吹起来了，锣鼓敲起来了，一时间，锣鼓喧天，群情激动，大家拳打脚踢，更是打得欢快。昨晚打架的时候，大家心里还有点气愤，打架是为报仇的；今天晚上打架，完全没有了一点气愤，都是笑容满面的。大家都觉得这样打架真好，

增进了彼此的感情。打着打着，有的还伸出了手，拉着对方的手，开心地跳着；有的挽起对方的腰，欢快地转着……不知不觉，时间又这样过去了，大家又都打累了，纷纷往家走，边走边说："明晚再来打架！"

第三天，第四天……每天晚上，欢乐村都在打架，都锣鼓喧天，这就引起了别人的注意。有一个好事者，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国王，说欢乐村的张家和李家晚上聚众操练，企图谋反。

国王听了后大吃一惊，说："我们幸福国，绝不允许有人谋反造乱，我一定要带兵灭了这帮人！"于是国王点了一千精兵，御驾亲征。

国王带着精兵悄悄来到了欢乐村，但没有立即发起进攻，他想等晚上，两个家族的人都集齐了，再杀他们个措手不及。

晚上，欢乐村的村民吃了饭，都到了晒场上，又像往日一样，喇叭吹起来，锣鼓敲起来，大家找了对手打起来。国王看啊看，越看越不对劲，这些人根本没有一点操练的样子，一点也不严肃，个个都喜笑颜开，大家像是在打架，可认真一看，又不是打架。国王乐了，惊呼道："这是在跳舞啊！"国王忍不住走上前，加入了"打架"的队伍。国王身边的将军一看，也跟着上前加入了他们。将军身后的士兵一看，紧跟着也加入了他们……大家学着欢乐村村民的样子，甩着手，转着腿。吹喇叭和敲锣打鼓的村民一看，突然来了这么多士兵，都停了下来。锣鼓一停，所有打架的人都停了下来。村民们这才发现不但士兵来了，连国王都来了！他们一时都傻了眼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纷纷跪下，高呼："国王万岁！国王万岁！"国王说："大家快快请起！"

张族长和李族长上前说："国王，我们打架，惊动了您，我们有罪，我们有罪啊！"

两个族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国王，国王听了，笑着说："你们这架打得好啊，你们把打架这么凶险的事，变得这么美好，这么温馨，真让人感动。不过，依我看啊，你们这真不叫打架，你们分明是在跳舞。在这么广阔的场地上，你们这么多人一起跳舞，跳的这是什么舞呢？对，这应该叫广场舞吧！"

村民们都点头说："对对对！就叫广场舞！就叫广场舞！这名字取得好啊！"村民们一个个笑逐颜开，拍手叫好。

（题图：孙小片）



撵不走的乞丐

于松涛

阿强是手机卖场里的销售，有个乞丐进了卖场，阿强怕他搅了自己的生意，就主动掏出五块钱，想把乞丐打发走。乞丐却摆摆手，没接。阿强想：物价涨得猛，五块钱连打发乞丐都不够了！他加了十块钱，递了过去，可乞丐仍然不走。

只见乞丐从一个破布兜里掏出一把又一把零钱，放在柜台上，说：“我想买一部手机。”



买手机？原来人家是咱的顾客啊，难怪撵不走！阿强连忙找出一部“老人机”，说：“这部手机物美价廉，只售九十九元。”

乞丐却不屑地把“老人机”一推，说：“不，我要买一部智能机！”阿强愣了，看来是个职业乞丐啊，平时赚得不少呢！阿强给乞丐选了一部智能机，收了钱，阿强想送乞丐出去，可乞丐还是不走。他把手机往阿强手里一塞，道：“帮我下个应用软件吧。”

阿强问：“想下个什么软件？看新闻的？购物的？打车的？”乞丐连连摇头，说：“我要微信！”嗯，人人都需要交流沟通，乞丐也不例外嘛！阿强三下五除二地就下载好了，还帮乞丐注册了新的微信号，谁知乞丐还是不走。

阿强忍着性子问：“您还有什么要求？”乞丐指了指自己，说道：“你刚才不是要给我钱么？现在就给我发个微信红包吧！”

乞丐还真不忘自己的老本行！阿强打开微信，加了乞丐为好友，再发了五块钱的“红包”给他。

乞丐乐颠颠地说：“他娘的，以后我也可以‘摇一摇’，‘加好友’，没带零钱‘红包’来凑……从今后，讨点钱咱再也不会被风吹、被雨淋了！”



钓人大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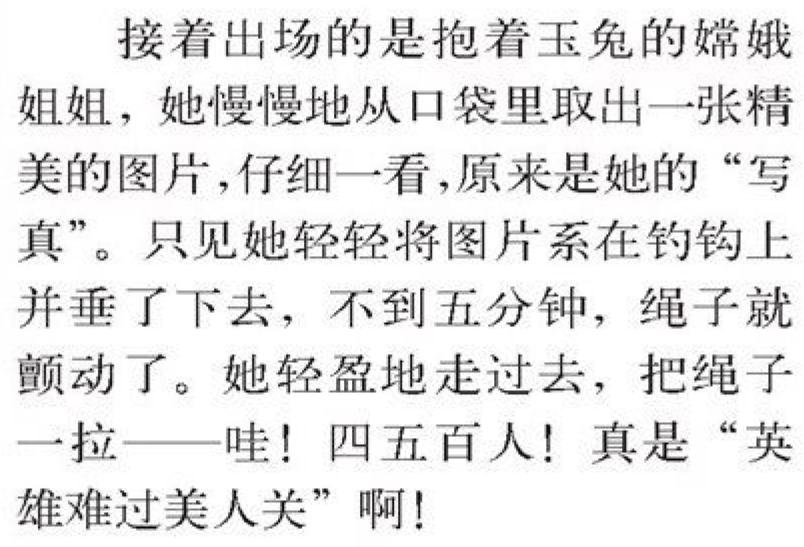
■ 刘　倩



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到了，今年，王母娘娘别出心裁，决定举办个“钓人大赛”活跃气氛。

各路神仙听说后，都从四面八方赶来。有腰缠万贯的财神爷，有美丽迷人的嫦娥姐姐，还有从水帘洞赶来的齐天大圣……等大家都到齐了，玉帝和王母坐在大殿上，宣布“钓人大赛”隆重开始。

首先出场的是财神爷，只见他从耳朵中掏出一点发光的东西，系在钓钩上，大手一挥。大约十分钟后，他手里的绳子开始有些颤动。又过了一会儿，绳子颤动得更厉害了，财神爷一把拉起绳子，四五十个人被钓了起来，众仙投来羡慕的眼光。



接着出场的是抱着玉兔的嫦娥姐姐，她慢慢地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精美的图片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她的“写真”。只见她轻轻将图片系在钓钩上并垂了下去，不到五分钟，绳子就颤动了。她轻盈地走过去，把绳子一拉——哇！四五百人！真是“英雄难过美人关”啊！

众仙一一展示了自己的“手艺”，都钓上来了许多人。

玉帝笑着说，接下来请王母娘娘做压轴表演。只见王母阔步走下凤椅，抓起钓钩往下一扔，绳子马上就抖动了起来，众仙欢呼、鼓掌、赞叹不绝。众仙建议王母赶快拉绳子，王母笑着摇了摇头，一会儿，只见一个接一个的人顺着钓竿爬了上来，真是络绎不绝，一连几日，都还没停下。

众仙都对王母佩服不已，王母这才自豪地收起绳子，原来钓钩上系着的，是一枚公章。




洗洁剂和纯净水

■ 庞启帆 编译

伦尼克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单身汉，经常以做客为由，到邻居家蹭吃蹭喝。长此以来，邻居们都非常讨厌他。

这天中午，伦尼克又来到了米歇尔太太家门前，这已经是他这个月第三次来这儿了。米歇尔太太做的松子饼全镇闻名，伦尼克就是冲着美味的松子饼来的。一走近米歇尔太太家的门口，伦尼克就闻到了松子饼的香味，他兴冲冲地按响了门铃。



米歇尔太太打开门，看见是伦尼克，心里暗叹一声：这家伙又来蹭饭了。不过，虽然不高兴，她还是让伦尼克进了门。

大约十分钟后，米歇尔太太在餐桌上摆好食物，然后叫伦尼克落座。伦尼克假装推辞，米歇尔太太对伦尼克的这一招太了解了，她一笑，把伦尼克拉到了餐桌前，伦尼克便装作不得不接受的样子。

伦尼克落座后，发现摆在他面前的餐盘非常脏，就问："这些餐盘洗过了吗？"

米歇尔太太回答道："放心吧，我已经用洗洁剂和纯净水清洗过了。"

伦尼克听了，才放心吃起来。尽管盘子脏,但食物真的很美味。"真好吃！"伦尼克不时发出赞叹的声音。

不一会儿，美味的食物被伦尼克一扫而光。伦尼克边擦嘴，边向米歇尔道谢。米歇尔太太一笑，端起盘子走到门外大声喊道："洗洁剂过来！纯净水过来！"

这时，伦尼克看见两条狗欢快地跑了过来，他彻底傻眼了。

（**推荐者**：月月鸟）



真爱

■ 茉　莉



阿海的女朋友小丽很漂亮，阿海对她百依百顺，总是信誓旦旦地说："亲爱的，你绝对是我的真爱！"可没过多久，小丽爱上了别人，把阿海给甩了。

阿海受不住失恋的打击，爬到天台上闹自杀。他一手举着手机，反反复复拨打小丽的电话，可就是打不通，脚下却晃晃悠悠，眼看一不小心就要跌落下来。这时，居委会大妈突然喊道："解铃还须系铃人，快，快把他女友叫来。"

阿海的朋友赶紧去找小丽，正巧小丽浓妆艳抹，外出回来了。她听了缘由，笑道："他手里拿着手机？那好办，你们跟我回趟家吧。"天台那边十万火急，她倒还有闲情回家一趟？难不成还要换套衣服再来救人？朋友心里奇怪，但还是跟着小丽回了家。

到了家，小丽掏出手机，拨了阿海的电话："喂，你别哭啊，我给你来个直播，看完直播你再死也不迟。"阿海举着手机愣了半天："啥？啥直播？"

还没等阿海回过神来，手机里传来一段即时影像，只见小丽拨开刘海，露出整个脸颊，然后拿起一片湿漉漉的棉片，对着镜子忙乎起来，一会儿工夫，假睫毛、黑眼线、遮瑕膏、腮红印……从那张精致的脸上一一被移除，再来一点洗面奶全脸一抹，水一冲——完工！

小丽抬起脸，对着镜头挥挥手，道："看清楚，现在你还死不死啦？"阿海整个人都呆住了，瞪着眼问："你，该死的你谁啊？"

小丽"呵呵"一笑，道："卸了妆的，你的真爱呀！"

阿海把脚一跺，不用搀也不用扶，自个儿灰溜溜地爬下了天台。



白大褂

■ 佟才录

这天上午，大伟去医院探望姑夫，来到住院部入口处，被一个小眼睛保安给拦住了。保安说，医院最近有新规定，禁止在非规定时间探望病人，所以，上午不让进去……

这下，大伟急了，下午他就要去外地出差一个月，票都买好了，所以，今天还非得进去不可！于是，他央求了半天，可保安就是不放行。



就在这时，大伟发现，尽管外人想要进去比登天还难，可那些穿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，却在医院的侧门晃进晃出，保安从不阻拦。

大伟把脑袋一拍，有了！他来到附近的一家餐馆，花五十块钱，向一个高个子大厨租了一件厨师服。这件厨师服宽宽大大，白白净净，配上腰间的白围裙，粗粗看去，还真像医生的白大褂呢。他立马换上，上下一打量，不禁满意地点了点头。然后，他向后捋了捋头发，穿着那件冒牌的白大褂，大步地向医院住院部的侧门走去。

也算巧了，那个小眼睛保安，不知怎的，这时也站到了侧门边。不过，大伟此刻心里很笃定，自己穿着“白大褂”呢！他把胸一挺，故意蹭着保安身边走过去。不料，那个保安小眼睛瞪得滚圆，胳膊一伸，把大伟给拦住了，喝了声：“停！”大伟假装严肃地瞪了保安一眼：“我是医生，难道你没看见我穿着白大褂吗？”

保安微笑着说：“看到了。”大伟说：“那你怎么还拦我？”

“哈哈，因为你身上有股葱花味儿！”保安眯着眼睛，吸了吸鼻子，笑着说，“兄弟，告诉你，以前我在一家餐馆后厨打了半年的杂，这味儿我熟悉得很……”

（本栏插图：包丰一 顾子易）